

乾隆五十七年 豫省河工幫價分賠案研究

裴丹青*、包詩卿**

分賠是清廷為解決錢糧虧空、關稅短徵、漕糧掛欠、工程保固等問題而推出的官員問責制度。乾隆五十七年（1792）豫省黃河工程歲料幫價分賠案，實因藩司預發來年歲料幫價、事後經徵州縣徵解不力、民間累年積欠所致。豫省藩庫為此墊支幫價銀 323 萬餘兩，幾為同時期豫省民欠正項錢糧 458,800 餘兩的七倍。河工幫價墊發易而歸款難，實乃乾隆後期豫省財政虧空的主要誘因。為解決河工幫價所帶來的財政隱患，清廷一面禁停豫省歲料幫價舊例，一面責令豫省官民賠補幫價積欠。官賠與民攤數額按積欠責任進行劃分，已攤未完銀 188 餘萬兩因民欠所致，自應向民間攤徵歸款；其餘 135 萬兩係未攤未徵款項，由創行幫價、徵解不力官員分賠。幫價分賠關涉諸多履任豫省州縣以上的官員，他們此時多已升遷、參革、休致、病故，故而整個案件從五十七年開始，展延至嘉慶中後期，所涉地域亦遍及清王朝各直省。在幫價追賠過程中，戶部與地方政府通過勒限賠補、查抄家產、子代父賠等方式，向涉事官員嚴行追繳，確保家有餘力者按限完繳，家有出仕者以養廉銀扣抵。與此同時，不斷調整題豁政策，補充完善賠補制度，使家產盡絕、力不能完者得以依例題請豁免。據嘉慶初年的數據統計，河南省基本完成幫價追賠，貴州、甘肅、廣東等省總體上完成了 80% 左右的完繳、題豁等承追工作。然而，無論是繳完結案，抑或題豁銷案，但凡一分一釐，均由戶部核實冊檔後方能勾銷結案。這說明分賠制度在乾隆、嘉慶年間依然得到相當有力的執行。但若從河工幫價分賠案中所出現的河工經費不敷、官賠民攤等問題來看，則顯示清代前期所確立的財政體制，因缺乏變通而僵化，已無法在地方上正常執行和運轉。清廷不僅未能及時調整國家財政政策，反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叫停豫省歲料幫價舊例，罰令官員賠補幫價積欠。地方官員在中央威權之下，捐廉辦料，繳納賠款，勉力支撐，勢將引致上官索於州縣、州縣加派於民的局面，使清王朝陷入民更窮、官益困的惡性循環。

關鍵詞：幫價 分賠 題豁 河工 河南

*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一．前言

分賠是清代一項重要的官員問責制度，¹ 主要適用於兩個層面：一是錢糧侵挪、交代盤查、關稅短徵、漕糧掛欠、河工保固等常規分賠，多按年審查核算，虧短、核減款項由相關官員分別賠補；² 一是特旨追賠案件，如直省倉庫虧空、漫工賠案、軍需核減等，多因錢糧清查、河工決口、軍需浮支而起，一般案情較大，追賠對象較常規分賠為廣。為加強對官員賠補的監管力度，自乾隆十九年(1754)起，清廷要求各省督撫照「承追侵挪自理贓贖」例，每年年底將各省分賠、代賠銀已完、未完數目彙造總冊，「分送原行衙門查核辦理」，按限嚴追。³

¹ 「分賠」制度始於康熙，定於雍正。參見朱軾等總裁，《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八八，頁806a-807a，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庚午日（初五）；張廷玉等總裁，《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三，頁366b，雍正二年八月甲申（十四）。在清朝官修史書中，除「分賠」外，另有「攤賠」、「分別著賠」、「分攤賠繳」、「分攤賠補」等用法。參見董誥等總裁，《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三四一，頁726a，乾隆十四年五月乙亥（二十八）；卷三九〇，頁122a-b，乾隆十六年閏五月辛未（初六）；卷九二六，頁451a-b，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丁卯（初八）。單從字面上看，「分賠」、「攤賠」似無嚴格區分，如魏美月在討論乾隆朝查抄制度時，指出凡由相關各級上司分攤賠補欠項都可稱為分賠或攤賠。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分賠」與「攤賠」因對象不同而有些微差別。「分賠」側重「分別著賠」，指涉事官員因自身未切實履行相關職責而按照在任時間長短分別賠補，如河工保固中的「銷六賠四」、關稅盈餘短徵等；「攤賠」則因道府、藩臬、督撫等上司失察、徇隱庇護下屬而代為賠繳。攤賠標準，可依據上司官職、涉事人數按股分攤賠補，如雍正五年規定：「各省屬官虧空而上司明知故縱者，令徇隱之上司各賠一分，永為定例。」由「分賠」、「攤賠」牽連而出的是「代賠」，主要是子孫代父祖賠，原為父、祖故去後，令其子孫代為賠補未完銀兩。參見魏美月，《清乾隆時期查抄案件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33-35；〈吏部尚書奕經呈特旨嚴追並河工核減未完銀兩處分條例清單〉，道光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軍機處錄副」（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3-3551-008；〈江西巡撫錢寶琛奏報九江關短收盈餘銀兩照例著落分賠事〉，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硃批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4-01-35-0379-050；中華書局影印，《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據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卷一七五，〈戶部·田賦·究追虧空〉，頁1227, 1229。

² 關稅徵不足額及賠補問題，鄧亦兵據檔案、實錄等資料統計出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稅官賠款數額，並對分攤辦法、賠補期限、賠補方式，以及考核制度缺陷等問題進行討論分析。參見鄧亦兵，《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頁327-366。

³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慶桂、署理戶部尚書明亮題為遵察貴州省嘉慶十四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等各項銀兩已未完數目事〉，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題本」（北京：中國第

分賠、攤賠、代賠作為清廷整頓吏治、彌補倉庫虧空的重要制度，在清代國家財政審計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學界多在論述錢糧清查與虧空、查抄制度等問題時附帶提及，對分賠、代賠制度的執行過程、追賠效果多泛泛而談。⁴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一是學界未能從制度史的角度對分賠、代賠制度的公布與實施情況進行系統梳理；二是缺乏對重大分賠案件的深入討論。

那麼在分賠這一官員問責機制中，官員怎麼負責、負責到什麼程度？官僚機構在追賠過程中的執行力如何？分賠制度和國家財政有何關聯？都是非常值得探討而學界又鮮為關注的課題。本文主要通過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題本、硃批奏摺、軍機處錄副，以及臺灣中央研究院所藏內閣大庫檔、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宮中檔等檔案的梳理，結合實錄、會典、方志，以及《河壩雜誌》、《河幕撮要》等官私文獻，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南黃河工程歲料幫價分賠案為例，從制度史的角度深入細緻梳理幫價分賠的背景、分賠政策的變動及分賠制度的運作情況，探討官僚機構在追賠過程中的執行力，以及分賠制度與國家財政的關聯。

乾隆五十七年豫省黃河工程歲料幫價分賠案，起因於河南藩司預發來年歲料幫價，事後經徽州縣追徵不力所致的 323 萬兩懸款。鑒於幫價積欠已成為豫省司庫虧空的主要誘因，而河南又有每年定額攤徵 30 萬兩幫價銀的請求，清廷意識到似此年復一年，積欠只會愈來愈深，遂叫停豫省已實行二十七年之久的幫價成例，並展開對現有積欠幫價銀的清償工作。除已攤未完民欠銀 188 萬兩自民間攤

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 02-01-04-19064-008。按：為節省篇幅，下文所引未刊檔案來自於北京一檔者，恕不另行注明。

⁴ 莊吉發指出，雍正帝為彌補直省錢糧虧空，將虧空被參人員革職監追，並令上司分賠，在追賠過程中存在賠補人員家產盡絕、隱匿寄頓等情，以及承追官追賠不力等弊。對直省彌補錢糧虧空的效果，除言及「直省多未於雍正三年內將歷年虧空彌補清完」外，未能進一步深入討論。參見莊吉發，〈整理財政——清世宗與錢糧虧空之彌補〉，氏著，《清史論集》24（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5），頁 151-178。朱誠如、張力指出嘉慶朝錢糧整頓不力、舊虧未清、新虧又增、虧空愈演愈烈局面的出現，主要是嘉慶朝清理整頓政策寬鬆所致，分賠、代賠制度不合情理、執行難度大亦是原因之一。就分賠、代賠執行困難問題，作者側重從官員搜斂民財、傷民累民角度進行分析，未從行政操作層面展開深入討論。參見朱誠如、張力，〈嘉慶朝整頓錢糧虧空述論〉，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2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 163-194。張菁華指出乾隆朝「上司分賠」例的立法精神是「懲失察而儆官邪」，失察上司分賠款項的追繳不受「完贓減等條例」制約，其未完款項無需於同案各員名下再次均攤代賠。惟「上司分賠」的主旨是懲失察，抑或完帑項，似可再探討。張菁華，〈懲貪風而申國憲——乾隆朝懲治侵貪案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 64, 74-76, 239-240, 245。

徵外，其餘未攤未徵銀 135 萬餘兩則由乾隆四十三年來經徵不力官員、三十年以來創議踵行幫價成例官員分別賠補。

幫價賠案從乾隆五十七年開始，一直延續到嘉慶末年，波及清王朝各行省。在承旨嚴追幫價銀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官員通力合作，賠銀或繳或豁，毫釐皆有歸處，追賠工作得到有效執行。這與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對清代官僚機構在十八世紀災荒救助中展現出高效、權威的觀察是一致的。⁵

幫價賠案中，官員賠銀完繳率受到官員家境、出仕與否、官階高低等因素的制約。相當比率題豁數據的存在，除卻涉賠官員多病故、離任等因素外，更是乾隆、嘉慶年間分賠代賠由嚴趨鬆、題豁範圍日益寬泛等政策轉變的結果。乾隆五十九年分賠款項毋庸再次攤賠，嘉慶元年恩詔例對現任佐雜官員分賠代賠款項的豁免等，這些看似與國家財政日趨收緊背道而馳的做法，其實隱含著清廷有意調整完善賠補制度和儘早清理懸宕賠案的初衷。

需要指出的是，幫價分賠是清廷既定河工財政不足以應付河工開支急劇增長的副產品。該案雖以罰令豫省歷任官員賠補的方式來彌補部分幫價款項，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河工歲料例價不敷問題。清廷高高在上地發出禁停幫價的旨諭，卻又默許豫省官員捐廉幫辦河工。⁶ 這說明清朝前期所建立的財政體制，因其內在的不合理與僵化，此時已無法在地方上正常執行和運轉。

二・河工幫價：按糧攤徵與積欠清算

傳統意義上的錢糧虧空，是指錢糧徵解過程中所產生的官虧、民欠、吏蝕等問題。⁷ 而在清代僵化的財政體制下，「不完全財政制度」所帶來的經費缺口，⁸ 則深深地困擾著地方政府。如很多地方水利工程費用未能列入常規財政開支，地

⁵ Pierre-Etienne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18.

⁶ 〈代行河南巡撫事務楊國楨奏報查明豫省歲料幫價係動用生息銀兩事〉，道光七年九月三十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35-0954-007。

⁷ 學界對乾隆中後期以來錢糧虧空成因、清理手段及虧空處分的研究，著重於錢糧虧空現象及國家應對措施的分析。參見劉鳳雲，〈嘉慶朝清理錢糧虧空中的艱難抉擇——兼論君臣在地方財政整飭中的不同認識〉，《中州學刊》2013.5：128-136。

⁸ 何平，〈清代不完全財政制度下的賦稅負擔與稅收失控〉，《稅史研究》2000.2：77-82。

方政府往往採取先墊後攤的方式籌措款項。⁹ 若事後不能按時攤徵歸款，則會釀成錢糧虧空。乾隆五十七年河南藩庫 323 萬餘兩的虧空，即是乾隆中後期豫省河工歲料幫價未能及時攤徵歸款的結果。

（一）幫價起因

清代河工一改前朝徵料派夫的傳統做法，官方出錢購買物料，雇募夫役。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明令「嗣後一應購買物料，嚴飭河官協同地方官親身赴買」。¹⁰ 河員與地方官共辦料物，與前朝多數時間百姓無條件親身應役相較，確謂仁善之政。然而，河工所需物料甚多，從產地轉運工次，非一二官員與商人所能妥辦。¹¹ 州縣官往往以支發料價的形式，令里民辦買運交工次。這一表面上看似公允的「官買民運」、「派買」政策，成為清代河工料物的採辦常態。

東河料物全部購自民間，官方依部定物料價值則例，向民戶支發料價，俗稱「例價」。例價本身較為低廉，且未囊括料物運輸費用，貽累地方不淺。豫省稽料，清初每斤例價 1 釐，州縣每購運秫稻、穀草 1 斤，料價、運費共需銀三四釐不等。是以州縣每辦稻 1 斤則需賠銀二三釐不等，每次辦運 30 萬斤以上，需賠墊銀五六百兩。若每年辦運多次，賠累將不下數千兩。承辦州縣先是挪移庫款，事後設法彌補。待雍正朝財政整頓後，地方「正項隨徵隨解，火耗亦解補虧空」，州縣無項可挪，不得不派令里民辦運。¹²

里民辦運料物，以運交料物為苦。一來運料赴工，花費不貲。辦運料物州縣，近則臨河 32 州縣，遠至南陽府屬。料物距工次較遠，必須雇車裝載，沿途人工飯食、牲口餵養，皆需開支；二來交納料物時，河員百般勒索，秤收時浮收勒折、「重秤虛喝」，「有加三四者，甚有加七八者」，里民被累甚重。¹³

⁹ 劉文遠，《清代水利借項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頁 63-66, 228-236。

¹⁰ 托津等纂，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688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9），卷六九二，〈工部三十二〉，頁 5781。

¹¹ 田文鏡撰，張民服點校，《撫豫宣化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頁 207。

¹² 黎世序，《續行水金鑑》（清道光十二年刻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卷五，〈章牘二〉，頁 18b。

¹³ 靳蓉鏡、晉克昌等修，蘇寶謙纂，民國《鄆陵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據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影印），卷一〇，〈政治志〉，頁 850；吳箕孫編，《豫河志》（民國十二年河南河務局鉛印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一四，〈經費一〉，頁 14a。

有鑒於此，乾隆三十年（1765）河南巡撫阿思哈（1707-1776）奏請將本省河工歲料由民辦官收改為官辦官收，即官方經辦河工歲料的購買、運交事宜。秋季料價低廉時，選派佐雜就近採買料物，運交工所，所需費用先從藩司庫存閒款中墊支。事後核算購運料物所用總額，扣除應給例價銀，不敷部分按糧攤徵，繳解司庫，歸還墊款。工部同意試辦，並言「俟試用有效」，再「議定章程」，「據實奏聞」。¹⁴ 是年底，阿思哈奏報本年官方代辦歲料，每稽料 1 斤，除官給例價 9 毫外，糧戶僅貼運費錢 1 文，每糧銀 1 兩「止貼運費錢六十九文」，「較之往年不及十分之一」，糧戶「無需自辦，坐享其逸，欣喜逾常」。¹⁵ 官辦官收歲料試行有效，豫省歲料幫價之例得以確立。此後，豫省歲料改由官方代辦，每斤稽料民間幫給運腳銀 1 釐，¹⁶ 其中，「以五毫作採買運腳，以四毫二絲作加三耗料，所餘八絲為糴草加價之用」。¹⁷ 每年所用幫價總額，統於沿河 32 州縣內按糧攤徵歸款。¹⁸

（二）幫價積欠增多與攤徵範圍的擴展

歲料幫價之初，糧戶幫貼數額不多。乾隆三十年，辦料五千萬斤，每斤稽料幫貼運費 1 文，每糧銀一兩加徵錢 69 文，¹⁹ 共用幫價銀 38,956.5 兩。²⁰ 三十一年，因「各工派辦之料較少」，「每糧銀一兩，只貼運費錢五十文」，「較上年又為減

¹⁴ 吳箕孫，《豫河志》卷一四，〈經費一〉，頁 14b-15a。

¹⁵ 〈河南巡撫阿思哈奏為豫省河工料物自試辦代買代交著有成效民情感頌聖恩事〉，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宮中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403022164。

¹⁶ 吳箕孫，《豫河志》卷一四，〈經費一〉，頁 15a。

¹⁷ 佚名撰，《河幕撮要》（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史部第 35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據清乾隆間鈔本影印），頁 131-132。

¹⁸ 〈代行河南巡撫事務楊國楨奏報查明豫省歲料幫價係動用生息銀兩事〉，道光七年九月三十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35-0954-007。

¹⁹ 此處的「1 文」與上面的「1 釐」是相等的，因清代銀錢折合之法，自「乾隆時定尾數一釐准納制錢一文之制，相沿為例，納銀一兩，繳錢一千」。參見河南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河南省檔案館編，民國《河南新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據民國十八年稿本點校重印），卷六，〈賦稅〉，上冊，頁 305。

²⁰ 阿思哈、嵩貴纂修，乾隆《續河南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 220，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影印），卷二三，〈河渠志·河防三〉，頁 252-253。

少」。²¹ 三十二年，每料 1 斤，幫貼運費銀 9 毫。²² 河幕言，當時每年辦料不過四千萬斤，「徵項不過四萬兩」，於沿河 32 州縣徵還，易於完納。²³

待四十三年（1778）以後，歲料幫價總額急劇增加，沿河州縣攤徵負擔驟然變重。四十四年歲修、搶修料物共用幫價銀 511,146 兩。五十一年前後，糧銀每兩攤徵幫價「幾及銀三錢」，²⁴ 較最初每兩 69 文的攤徵額度增 3 倍有餘。這雖與十八世紀三〇年代以降物價上漲、銀貴錢賤等情勢密切相關，²⁵ 其直接誘因則是險工增多、大工疊興所引致的用料加增、料價攀升。四十三年來河南段「新添險工十三處」，「工多汛險，用料日繁，幫價因以遞增」；²⁶ 加以黃河屢次漫溢，塞決堵口需料甚多，料少而價昂，歲料例價與時價相差甚多，不得不比附大工加價標準提高歲料採購價格。四十四年受儀工影響，歲稽每斤 6 釐；²⁷ 青龍岡大工期間

²¹ 〈河南巡撫阿思哈奏為豫省河工應備明年料物循例借動司庫銀兩委員代辦事〉，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38-015。

²² 〈河南巡撫阿思哈奏為辦理豫省河工物料事竣事〉，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宮中檔」，文獻編號 403023742。

²³ 佚名輯，《河壩雜誌》（抄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民間辦料〉。

²⁴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五一，頁 808b，乾隆五十一年三月辛酉（十七）。

²⁵ 郭成康指出，康熙晚期以來物價持續上漲，國家主管的河工、海塘工程因「例價」與市場價格嚴重背離而難以為繼。參見郭成康，〈18 世紀中國物價問題和政府對策〉，《清史研究》1996.1：8-19。彭信威指出嘉慶朝是銀錢比價的轉折點，「以前是錢貴銀賤，嘉慶以後，變為銀貴錢賤了」。然而，這種銀錢比價變動對物價的影響，當視支付方式而定，「以銀為標準而用銅錢支付」的物價「一定會上漲」。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614-615。河工領域領銀用錢，銀錢比價的變動，使以錢支付、用銀核算的河料、河夫、土方價格，不可避免地呈現上漲趨勢。如河夫日銀 4 分，按 1：1000 的銀錢比價當支錢 40 文，錢貴銀賤時所支低於 40 文，河員核算時尚有盈餘；銀貴錢賤時則高於 40 文，既定河款難支辦工之需，解決辦法無非是抑勒夫價、減料辦工、追加河款等。錢商對銀錢比價的操縱，也是影響河工料價的一個重要因素。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河決，水圍汴梁，「各家錢鋪將銀價驟至大跌，向銀一兩換錢一千六七百文，一被水而跌至一千一二百文，三五日間，愈降愈下，甚至每兩只肯換錢六七百文。是銀賤錢貴，較平時相去倍而又倍」。參見痛定思痛居士撰，李景文等點校，《汴梁水災紀略》（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

²⁶ 〈河南巡撫畢沅奏為河工歲料幫價酌請於通省州縣攤徵事〉，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67-018。

²⁷ 〈東河總督李奉翰、河南巡撫楊魁奏為遵旨核辦河工加價購料並土方夫工加價雇用各情形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61-004。

（四十六至四十八年），歲稽每斤 3 釐；²⁸ 睢工（四十九年）後，歲稽每斤 3 釐 5 毫，²⁹ 與三十年初興幫價時稽每斤例幫價銀 1 釐 4 毫相比，分別上漲 329%、114% 和 150%。³⁰ 歲料單價的上漲與用料數額的增加，對幫價總額的飆升有著雙重推動作用。

在幫價總額大幅增加、攤徵地糧不變的情況下，³¹ 沿河 32 州縣民力未免竭蹶。³² 民間「無力者固不能依限輸將，即有力者亦未免意存觀望」。³³ 幫價完繳比例又未列入官員考成，再加上州縣挪用，「追解不全」，³⁴ 河南司庫墊發的幫價積欠因而愈積愈多。乾隆四十三至五十年間積欠銀 684,600 餘兩，³⁵ 五十一至五十七年新欠 213 萬餘兩，五十七年幫價積欠至 323 萬餘兩。³⁶

表一：乾隆五十七年豫省河工幫價銀完欠表（單位：兩）³⁷

幫價名目	時間	應徵總額	已攤已完	已攤未完	未攤銀	未攤未完總額
歲料	43-50 年	684,600	303,181	267,321	114,100.563	381,421.563
	51-57 年	213 萬餘兩	352,964	820,685.408	96 萬餘兩	178 萬餘兩
睢工	52 年	1,292,384	223,536	1,068,848.675		1,068,848.675
合計		410 萬餘兩	879,681	2,156,855.083	107 萬餘兩	323 萬餘兩

²⁸ 〈河南巡撫富勒渾奏報籌辦大工料物摺〉，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第 50 輯，頁 833-834；

〈河南巡撫李世傑奏報歷次酌增河工夫料價值請旨分年攤徵事〉，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一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56 輯，頁 35-37。

²⁹ 〈河南巡撫畢沅奏請採買工料酌籌加價事〉，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九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9328-042。

³⁰ 阿思哈、嵩貴，乾隆《續河南通志》卷二三，〈河渠志·河防三〉，頁 253。

³¹ 〈河南巡撫畢沅奏為河工歲料幫價酌請於通省州縣攤徵事〉，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67-018。

³² 佚名，《河壩雜誌》，〈民間辦料〉。

³³ 〈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戶部尚書董誥奏議豫省酌改徵收河工幫價並展限賠補積欠摺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七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0677-022。

³⁴ 佚名，《河壩雜誌》，〈民間辦料〉。

³⁵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

³⁶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九七，頁 758b，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戊午（十九）。

³⁷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河南巡撫穆和蘭奏呈各案幫價完欠清單〉，[乾隆五十七年]，「軍機處錄副」，檔號 03-0625-060。

為解決幫價積欠日深、司庫懸款漸多痼弊，河南擬將攤徵範圍從沿河 32 州縣擴至全省。乾隆五十一年河南巡撫畢沅（1730-1797）請「將司庫墊發歷年未完銀六十八萬餘兩於通省各屬分作六年攤徵還款」，「並請嗣後每年幫費銀兩亦於通省州縣按糧攤徵」。³⁸ 鑒於豫省幫價「應攤之州縣無多，應徵之幫價過倍」的現狀，清廷同意了畢沅的請求。³⁹

自全省地糧內攤徵河工幫價，沿河州縣負擔得以減輕。五十五年，河南經徵五十四年歲料幫價銀 168,000 兩，按五十五年全省地糧銀 3,281,230 兩均攤，每糧銀 1 兩攤徵幫價銀 5 分 1 釐，⁴⁰ 與此前沿河州縣「幾及銀三錢」相較，僅為前此的六分之一。然而，通省攤徵幫價之策，「初次通行，適值五十年收成歉薄之後，報完即屬寥寥」；五十二年復有睢工加價銀 129 萬餘兩於通省攤徵，「各案幫價同時並徵」，幫價積欠「輾轉加增」。⁴¹ 從表一可以看出，乾隆五十七年河南已攤幫價銀的完繳率僅約 29% 左右，未完未攤幫價銀約佔應徵總額的 78%，未從根本上扭轉幫價積欠較多的狀況。

此時恰逢直隸、江蘇、山東、河南、浙江、福建、湖北等省督撫奉旨清查歷年積欠，河南奏報民欠應徵正項錢糧 458,800 餘兩，⁴² 高達 323 萬餘兩的幫價積欠幾為民欠正項的七倍，幫價墊支歸款不力成為藩司庫款懸宕的主要誘因。

為解決幫價積欠所致的庫款懸宕問題，五十七年河南巡撫穆和蘭（1729-1796）大膽奏請更定幫價章程，「每年請以三十萬兩作為幫價定額，自乾隆五十八年為始，歸入地糧銀內分款併徵」，「按年隨正清完」。⁴³ 定額幫價銀 30 萬兩與正項錢糧一併徵解，實有「賦外加賦」的嫌疑，觸碰了清朝「永不加賦」的

³⁸ 〈河南巡撫畢沅奏為河工歲料幫價酌請於通省州縣攤徵事〉，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67-018。

³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第 13 冊，頁 81。

⁴⁰ 五十四年料物幫價銀，豫省司庫於五十三年墊發代辦，在五十五年地糧內攤徵歸款。參見〈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將乾隆五十四年歲料幫價銀兩攤徵數目補行奏明事〉，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5-029。

⁴¹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

⁴²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九二，頁 703a-704a，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戊申（初八）；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第 16 冊，頁 684-685。

⁴³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

底線。雖然穆和蘭辯解此乃小民「分所應輸」，「並非加賦」，⁴⁴ 但戶部還是予以嚴詞駁斥，認為河南將「幫價歸入地糧銀內分款併徵」，「既足為小民之累，而積款遞壓，官吏從中藉以侵那影射，仍復懸宕不結，終屬不成事體」。⁴⁵ 乾隆帝認為戶部「所議甚是」，諭旨從前河南巡撫畢沅請於通省地糧內一律攤徵「即屬非是」，若「藉口物價昂貴，輒議增添，竟至作為定額」，如此「年復一年，伊於何底！」著令將「該省初議幫價及歷任踵行各巡撫」，連同現任巡撫穆和蘭「一併嚴加議處」，責令豫省官民賠補幫價積欠，⁴⁶ 並叫停豫省實施二十七年之久的歲料幫價攤徵舊例，歸復州縣按例價購買料物舊制。⁴⁷ 豫省歷年幫價積欠的清釐工作自此拉開帷幕。

（三）幫價賠補責任攤算

如何清還這筆積欠，河南巡撫穆和蘭與戶部、乾隆帝除在賠補數目、年限等細節上有些微出入外，大都認可民間攤徵與官員分賠並行的清欠原則。官攤、民賠的劃分依據是該項積欠因誰而起。如係「民力艱於輸納」所致，則從民間攤徵歸款；如係歷任官員催徵不力引起，則由責任官員分賠。⁴⁸

1. 民間攤徵銀 188 萬餘兩，內含睢工未完幫價銀 106 萬餘兩，以及五十一至五十四年未完歲料幫價銀 82 萬兩。穆和蘭奏請從全省地糧內分作八年攤徵歸款，⁴⁹ 乾隆最初準備「寬以十年之限」，轉念「銀數過多，逐年帶徵，民力未免拮据」，⁵⁰ 遂豁免其中的六成銀 112 萬餘兩，將剩餘四成銀 752,000 餘兩分作八年

⁴⁴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

⁴⁵ 〈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戶部尚書董誥奏議豫省酌改徵收河工幫價並展限賠補積欠摺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七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0677-022。

⁴⁶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九七，頁 754b-756a，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丙辰（十七）。

⁴⁷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九九，頁 781b-783b，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丁亥（十八）。

⁴⁸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

⁴⁹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呈各案幫價完欠清單〉，[乾隆五十七年]，「軍機處錄副」，檔號 03-0625-060。

⁵⁰ 彭元瑞，《清朝孚惠全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下冊，頁 691。

帶徵。⁵¹ 三年後乾隆歸政，普免天下錢糧，又豁免餘剩未完銀 592,038 兩。⁵² 民間實際徵解銀僅約 16 萬兩，不及總額的十分之一。

2. 官員應賠銀共計 135 萬兩，除豁免銀 46 萬餘兩外，共應賠銀 88 萬餘兩。根據已攤未完、未攤舊欠以及預發未攤等情況，分為兩案：「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銀 38 萬兩案」、「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 50 萬兩案」。

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銀 38 萬兩案，係因四十三至五十年間未完積欠銀 684,600 餘兩而起。五十一年，前任巡撫畢沅奏准將該款自全省地糧內分作六年攤徵。至五十七年，已攤五限銀中仍有 267,321.479 兩未能如數徵收，另有末限銀 11 萬餘兩尚未攤徵。穆和蘭認為此乃地方官催徵不力所致，建議已攤未完銀 26 萬餘兩由「經徵州縣各按在任月日如數賠繳」，末限未攤銀 114,100.563 兩由「五十一年以後歷任巡撫、藩司、道府、直隸州，各照在任月日，按股分賠」。⁵³ 儘管穆和蘭所擬賠補辦法得到戶部議准，但並未獲得乾隆帝的認可。乾隆帝言先前經手官員「任意浮冒分肥，率多飽橐而去」，結果卻由「接手之員代為賠補」，顯然有失平允，諭令四十三年後歷任巡撫至州縣各官，均依在任時間長短核准應賠銀額，限期一年賠完。⁵⁴

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 50 萬兩案，乃因賠補五十五至五十七年間未攤預發幫價銀 96 萬餘兩而起。穆和蘭本擬分作四年從全省地糧內攤徵歸款，⁵⁵ 卻遭到軍機大臣和坤 (?-1799) 等人的反對。他們認為該款係總河、巡撫「以預辦物料為詞，擅行動支給發」，「未便再行攤徵」：

查司庫墊發代辦物料銀兩，係起自乾隆三十年前任河南巡撫阿思哈任內具奏之案，所有此項銀九十六萬餘兩，應請即著落自三十年以後之歷任總河、巡撫、司道、府廳州縣及河工道廳，分別在任久暫年月，照數分賠。

⁵¹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將民欠攤徵河工幫價銀兩奉旨加恩豁免六成各員應賠未攤銀奉旨免賠四十六萬兩謝恩事〉，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01。

⁵²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四六八，頁 607b-608a，乾隆六十年正月乙未（十二）。

⁵³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

⁵⁴ 〈著令議處徵收豫省河工幫價銀之巡撫穆和蘭並積欠等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七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0677-022.1。

⁵⁵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酌改徵收河工幫價章程並請將節年積欠銀兩分別著賠展限事〉，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31。

其陞遷離任者，即行令現在任所賠繳。其丁憂病故者，即行令原籍及子孫賠繳。如無力完繳，無可著追，即令該地方官查明，出具切實甘結，將未完之項咨報豫省，於應賠各員名下一律攤賠，並請自五十八年為始，統限三年，依數歸款，毋許宕延，以示懲儆。⁵⁶

軍機大臣指責豫省「幫價一項，名為便民起見，而實自便其私」，⁵⁷ 乾隆帝因以諭斥豫省「定議之員創為幫價，踵行之員擅行給發，或竟侵漁肥己，其咎均無可寬」，本應照軍機大臣所奏「按數分賠，以示懲（儆）」，只是涉賠官員較眾、賠銀稍多，准予豁免銀 46 萬餘兩，僅追賠銀 50 萬兩，分作四限，限期四年完繳。⁵⁸ 穆和蘭承認其「不加確核，率行動支預給」之咎，除接受分賠懲處外，並感頌乾隆皇帝不究「歷來冒濫之愆」、「又復減其分內應賠之數」恩澤。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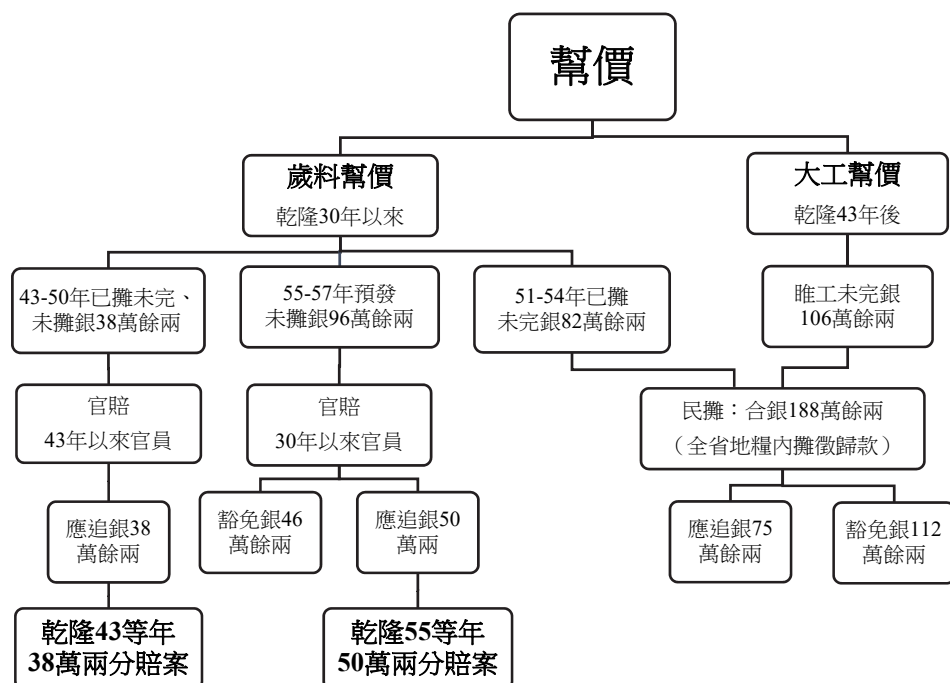
由上可知，河南幫價積欠銀 323 萬餘兩，劃由民間攤賠者 188 萬餘兩，由歷任官員分賠者 135 萬兩，民攤數額高於官賠。但實際上，民攤豁免額度遠高於官賠。在民攤、官賠額度的初次劃定中，民間一舉被免去 60% 的帶徵額度，再加上乾隆帝歸政時的普免，民間實際徵繳不及總額的十分之一。而官員則沒有百姓幸運，初次豁免銀 46 萬餘兩，僅為應賠總額的 34%。餘下的 88 萬兩銀，戶部則追諸於官，一分一釐，毫不含糊。

⁵⁶ 〈大學士和珅奏為遵旨酌議豫省河工幫價銀數及分別攤徵著賠事〉，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1038-016。

⁵⁷ 〈大學士和珅奏為遵旨酌議豫省河工幫價銀數及分別攤徵著賠事〉，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1038-016。

⁵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第 16 冊，頁 718-719。乾隆帝認為豫省「撫臣、河臣等幫價一事，創議踵行，不免有心市惠，而屬員中藉以侵漁肥己，亦難保其必無」，「此次分令賠繳，實彼等咎由自取，在朕固已恩施格外矣」。參見彭元瑞，《清朝孚惠全書》下冊，頁 692。

⁵⁹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為將民欠攤徵河工幫價銀兩奉旨加恩豁免六成各員應賠未攤銀奉旨免賠四十六萬兩謝恩事〉，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076-001。



圖一：乾隆五十七年豫省幫價積欠追賠圖

三．傾家蕩產：幫價追賠之始

河南歲料幫價追賠案，非交代盤查、關稅短徵、河工核減等常規分賠可比。在清廷看來，豫省藩庫的幫價積欠係河南歷任官員擅行幫價、經徵不力而起，所有涉事各員均須按數分賠。歷任官員有升遷他省者，有離任、休致與丁憂、病故者，均需咨文其現任、原籍督撫一一追繳，追賠地域遍及河南、浙江、甘肅、福建、雲南、貴州等各直省。幫價賠案雖有一年、四年之限，實際追賠則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開始，延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前後。這就使幫價賠案呈現出涉案人員多、牽連地域廣和時間跨度大等特徵。在追賠過程中，大至賠補政策的制定，小至州縣的差傳質訊，無不檢驗著乾嘉之際官僚機構的執行力。

（一）分賠細則的制定

幫價分賠官員，下自州縣，上至督撫，兼及河工道廳，官非一任，如何制定

分賠細則、確保公平公正，是追繳幫價賠銀的前提。河南按「已攤未完」與「未攤」分類處理，已攤未完銀依據官員任期長短分賠，未攤幫價銀則先依地方官員品級按股劃分，同級官員再在應賠股銀內，依任職時間長短確定分賠額度。

38 萬兩案中有已攤未完銀 26 萬餘兩，原為沿河 32 州縣在四十三至五十年間的舊欠，後經畢沅於五十一年奏准從全省 108 州縣中攤徵。因此，在核算官員分賠起始時間與具體賠額時，有沿河與非沿河州縣之分。沿河州縣官員，自四十三年正月初一日算起，非沿河州縣從五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起統計，兩者時間下限均至五十六年底。涉賠官員按任職時間長短（具體到月、日）核算分賠數額，定限一年完繳。⁶⁰

按股分賠，即將應賠銀分做十股，按照官品高低確定每級官員應賠總額，再據每位官員在任時間長短確定具體數額，主要適用於 38 萬兩分賠案中的未攤銀 11 萬餘兩和前面所講的 50 萬兩案。其中，未攤銀 11 萬餘兩由四十三至五十六年間在任官員分賠，巡撫、藩司各分賠一股，開歸、河北二道分賠一股，河陝、南汝二道分賠半股，開封等九府分賠五股半，許、汝、陝、光四州共分賠一股，限令一年完繳。⁶¹ 50 萬兩案，由三十年五月十八日至五十六年間州縣以上官員分賠。其中，總河、巡撫、藩司各分賠一股，開歸、河北道分賠一股，南汝、河陝二道與九府、十河廳共分賠二股，108 州縣分賠四股。因該案分賠數額較多，分賠面較廣，統限四年完繳。⁶²

官員分賠細則確定後，河南藩司著手統計乾隆三十年以來歷任官員在任時間，以及升遷、離任、事故、老病等詳細情況，核造幫價分賠清冊，由巡撫咨送戶部查核。⁶³ 戶部將涉事官員應賠數目，咨文該員所在旗籍追繳。⁶⁴ 該省督撫接到咨文後，由藩司、道、府逐級飭令州縣承追。若該員或其家屬能全完或完繳部

⁶⁰ 〈湖南巡撫姜晟題為遵旨查明原任河南已故知縣蔣生楚應賠幫價銀兩在原籍無力完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9-019。

⁶¹ 〈湖南巡撫姜晟題為遵旨查明原任河南已故知縣蔣生楚應賠幫價銀兩在原籍無力完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9-019。

⁶²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已故總河姚立德任內未完分賠河工幫價銀兩力難完繳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09。

⁶³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已故總河姚立德任內未完分賠河工幫價銀兩力難完繳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09。

⁶⁴ 〈署理戶部尚書慶桂、戶部左侍郎蔣賜棨題為遵查黔省乾隆五十九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各省咨追各項銀兩已未完數目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16。

分賠銀，州縣將完銀解繳藩庫，由藩司按季造冊。督撫應將涉賠官員「任所、原籍追完銀兩」，「就近報撥，咨豫作正開銷」。⁶⁵ 無力完繳者，則由州縣取具該員鄰居、族人、地保等人甘結，加蓋州縣印信，知府核查屬實後，詳請藩司核實，布政使再詳文督撫，由督撫咨文戶部，題請豁免。⁶⁶ 姑不論追銀多寡，單此造冊、咨文、承追等事務，便是對官僚機構行政能力的一個考驗。

（二）題請豁免與續行攤賠

清廷在追賠時堅持「家產果盡」、「據實詳請豁免」的底線，「未完應追官項，果係無力完交者，取具承追各官印結，題請豁免」。⁶⁷ 為防止參革病故官員名下賠項流於有名無實，清廷擬定追賠方針之初，即規定題豁款項需咨報豫省，「於應賠各員名下一律攤賠」。⁶⁸ 換言之，各地督撫咨文戶部題豁時，需一併咨文河南巡撫，以便在同案應賠各員名下再次攤賠所豁銀兩。這是清廷實現官賠「無著銀兩」均歸「有著」的常用手段。若涉賠官員較少，續行攤賠尚屬簡便。如若碰上甘肅冒賑案、幫價分賠案等大案，涉賠官員眾、牽連時間長，則意味著追賠程序的蕪雜紛繁，操作難度可想而知。

河南方面深悉題豁銀續行攤賠之難，提出照甘肅虧空案先例，每半年彙辦、均攤一次。五十八年十一月巡撫穆和蘭奏言，幫價賠案中「升遷事故各員人數眾多，年分久遠」，內有「本員已故，並無子孫，及子孫赤貧、無力完繳」者，各旗各籍依例「查明取結，咨部咨豫辦理」。至五十八年底，河南藩司已收到多起因題豁而需再次均攤賠補案件。若照軍機大臣原奏，「逐起分攤」，則「咨行絡繹，甚有一人名下攤數，必須分咨一二十處者」，而「各處承追地方官無月不有奉文咨追之件」，「殊繁案牘」。為此，穆和蘭提議仿照甘肅虧空案內無著銀兩

⁶⁵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議河南攤賠幫價案內無著銀兩請照甘省分攤虧空之例辦理事〉，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7756-017。

⁶⁶ 〈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原任河南南汝道張廷化應追分賠河工幫價銀其子家貧如洗請豁免事〉，嘉慶二年八月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48-004；〈戶部尚書范宜恆、戶部左侍郎蔣賜榮題為遵議直隸原任河南扶溝縣已故知縣劉琯等員應賠河工幫價銀兩題請豁免復核無異事〉，嘉慶二年七月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52-007。

⁶⁷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三六，頁 105b，乾隆三十年五月丙戌（十二）。

⁶⁸ 〈大學士和珅奏為遵旨酌議豫省河工幫價銀數及分別攤徵著賠事〉，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1038-016。

每六個月彙辦一次成案，「將每半年內各處咨到無著之數彙總」均攤一次，一年分兩次攤算，「分咨各旗籍，勒限半年完繳」。⁶⁹ 戶部認為此舉確有「案歸簡易」之便，然離任與現任各員賠補能力有別，提議在同案應賠各員名下續行攤賠時，「現任各員分攤十分之七，降革、事故各員分攤十分之三」。⁷⁰

從性質上來講，官員分賠代賠實屬因公，與侵貪入己有別。⁷¹ 若再將分賠案內題豁款項「均攤代賠」，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輾轉攤派，案牘紛繁，徒失政體，而亦毫無裨益」。⁷² 故而，乾隆帝並不贊同軍機處的「均攤代賠」之議。五十九年二月，乾隆帝諭令嗣後離任官員「因公核減、借欠等項及該員本係分賠、代賠，經地方官查明結報家產盡絕、無力完繳者，並著照例題豁，毋庸再於同案各員名下攤追」。⁷³ 這說明從政策層面，清廷已不再把「完帑」多少作為分賠代賠、核減追賠的重點，更為注重的是依限完繳，力不能完者及早據例題豁銷案。

幫價賠案實屬因公分賠之項，並非侵蝕入己之款，無須再於同案各員名下攤賠。根據題豁新例，那些已經申請題豁且尚未在同案各員名下續行攤賠者，戶部咨文地方，重新調集人證，具報甘結印信，題豁銷案。如原河南泌陽縣張大成應賠幫價銀 80.63 兩，本人及子張岸均已病故，原籍山東巡撫查明確屬「家產全無」，咨會豫省「於同案應賠各員名下分賠辦理」，咨報戶部。新例頒行後，河南巡撫咨文戶部，提出張大成賠案「自應遵照欽奉恩旨，毋庸再於同案各員名下攤追」，請「該故員原籍詳細確查，照例加結題豁」。戶部咨文山東照辦，復經山東臨邑縣知縣原遜志密查屬實，逐級轉詳請豁，戶部核准。⁷⁴

從簡政愛民角度講，「擬於同案官員名下續行攤賠」款項，應據題豁新例直

⁶⁹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報豫省現任各員賠補河工幫價銀完解及著追銀數事〉，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0680-038。

⁷⁰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議河南攤賠幫價案內無著銀兩請照甘省分攤虧空之例辦理事〉，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7756-017。

⁷¹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九九，頁 912a，乾隆十二年九月下（二十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第 2 冊，頁 543-544。

⁷²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〇一，頁 273a，乾隆十六年十月下（二十一）。

⁷³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四四七，頁 302a-303a，乾隆五十九年二月辛巳（二十三）。

⁷⁴ 〈署理戶部尚書慶桂、戶部左侍郎蔣賜棨題為遵議山東籍原河南泌陽縣知縣張大成應賠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准豁事〉，乾隆六十年閏二月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5-022。

接寬免。然而，戶部卻令地方重新差傳人證，取結題豁，官民俱受擾累。浙江巡撫承追項下，有原任桐柏縣知縣胡元琢、原任考城縣知縣阮景咸、原任夏邑縣知縣沈炳、原署安陽縣知縣嚴彭年、原任伊陽縣知縣孫岳灝五員，先前均已具結題豁，所豁款項擬從豫省同案各員名下攤賠。⁷⁵ 奉准新例後，各員原籍所在州縣履行題豁程序，差傳賠員家屬及相關人證，再次取具甘結。

阮景咸原籍浙江錢塘縣，當知縣蔣重耀接到重新查辦指示後，立即「差傳鄰總人等到案，復加研訊」。據地保王忠供稱，阮景咸本人早已亡故，餘下妻子阮宋氏和小孫女兩人相依為命，「在小的里內蔣承五家借披屋一間棲身」，「前奉咨追」時，因該員「並無財產，無從追繳，小的就已供明具結，如今情願再具甘結是了」。鄰右徐廷和、蔣承五同供，「阮景咸在任病故，搬柩回籍」，其子阮國華、兒媳管氏先後離世，現在阮宋氏與孫女「針黹度日」，「並無親族顧管」，以至無力支付房租，「小的們細查阮景咸存日以官為家，原籍並無寸土，已經到案供明，具過甘結，如今願再具結是了」。阮宋氏供稱現年 73 歲，「前奉咨追故夫阮景咸在河南考城、靈寶、商城等縣任內分賠攤徵河工幫價銀兩 86.832 兩，因實在人亡產絕，委無資財可以變繳，已蒙前縣主差傳婦人到案訊明」，再次請求知縣蔣重耀「據情詳請豁免」，並言若能如願，「就沾恩了」。⁷⁶

嚴彭年原籍湖州府安吉縣，其名下題豁幫價賠銀 2,106.976 兩，先前已咨文河南在同案應賠各員名下攤賠。奉行新例後，安吉縣知縣周紹濂再次傳詢人證。據該縣定三莊莊書王仰山供稱：

小的是定三莊莊書，已故河南安陽縣知縣嚴彭年，家產向有田一百零三畝、地五十一畝零、山九十二畝零、蕩一畝零。除陸續賣去外，見（現）在只有伊孫嚴孝基戶下田六畝四分零，嚴慈基戶下田二畝六分零，共田九畝一分零。嚴彭年戶下地四畝四分零，嚴孝基戶下地九分七釐零，嚴慈基戶下地三畝三分零，三共地八畝七分零。又嚴彭年戶下共山二十九畝七分零，嚴孝基戶下蕩一分九釐零，嚴慈基戶下蕩一分六釐，二共蕩三分五釐零。上年奉飭查追，小的已經簽明莊冊，呈送查核在案。此外實無田產隱匿，小的可以出結的。

⁷⁵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前任河南考城縣知縣阮景咸分賠幫價銀兩在錢塘原籍無財產隱匿請豁免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初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10。

⁷⁶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前任河南考城縣知縣阮景咸分賠幫價銀兩在錢塘原籍無財產隱匿請豁免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初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10。

復據地保嚴承勝供，嚴彭年家產止存田九畝，地八畝，山二十九畝，蕩三分，以及祖遺房屋六間，此外別無隱匿寄頓，「委實貧窮如洗」，「小的情願具結」。鄰右武生嚴士煒、嚴承烈、房長嚴朗等同供，嚴彭年這些家產「上年全數呈明，見（現）在估變，尚無售主，此外並無隱匿寄頓。目下家貧如洗，小的們出結是了」。

嚴彭年家眷嚴羅氏，此時已屆 79 歲高齡，因年老不能到案，委託時為生員的姪子嚴采臣前往代受質詢。嚴采臣言：

伯父是伍拾參年告病回籍，伍拾陸年病故。他兒子嚴承震先已物故，雖有三個孫兒，長孫嚴孝基是個殘疾，次孫嚴慈基、三孫嚴仁基年紀都小，所以也不能到案。胞伯雖做多年知縣，實係清苦，並無資財積蓄。伍拾柒年奉文咨追攤賠河工歲料幫價，並續奉咨追幫價等項，共銀貳千柒百陸拾兩零，伯母只得變賣家產，湊繳銀伍百捌兩零。其餘不能全完，又將田地、山蕩并分受祖遺房屋儘數呈出，已蒙確估，共計銀壹百肆拾肆兩零，詳明變繳，此外竝沒隱匿寄頓財產，保鄰親族均可查問取結的，只求轉詳請豁是了。⁷⁷

周紹廉覆查屬實，承諾將嚴羅氏所呈房、產，儘快變賣解繳，取具親族保鄰供結，加具印結，詳請湖州府核轉。湖州知府善慶核查後，加結轉詳布政司。布政使汪志伊查實嚴彭年在河南任所、浙江原籍均無隱寄財產，家屬「實係赤貧，無從追繳，與豁免之恩旨相符」，加結詳請巡撫查核。浙江巡撫吉慶以該案「係分賠之項，並非入己之款」，與乾隆五十九年題豁例相符，題請豁免。

從阮景咸、嚴彭年兩案可以看出，州縣奉令再次查核時，按照行政程序，重新差傳賠員家屬、莊書、地保、鄉約及左鄰右舍到縣接受查問。面對州縣的質詢、取證，莊書、地保等在答對之間，雖有微辭，但也只能奉命行事。州縣作為基層承追官，取具一應印結後，詳府轉司，由督撫核實請題。這對涉賠官員家屬，乃至地方行政機構而言，實屬平添一層煩擾。但從長遠來看，那些因各種情況而尚未申請題豁者，可據五十九年題豁新例，由地方州縣查明家產盡絕、無力完繳、無財產寄頓等情後，詳文上司題豁。這不僅可免去同案官員續行攤賠之苦，也可減省河南藩司輾轉攤算、造冊、咨追等行政重負，免卻他省咨文紛飛、差迫不斷的窘境。

⁷⁷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遵查原河南安陽署事知縣嚴彭年應追幫價銀兩在原籍安吉縣無從追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32-020。

（三）追賠政策的實施

清廷責令豫省創議、踵行幫價，以及經徵不力官員分賠積欠幫價，除賠補庫款目的外，更有藉機懲治豫省官員的政治訴求。乾隆四十三等年 38 萬兩案，係對經徵「州縣並不依限催徵，該管各上司亦不查核」的懲儆；⁷⁸ 五十五等年 50 萬兩案，責及三十年以來歷任州縣以上官員與河工道廳，則係阿思哈創行幫價，繼任之員沿襲成例、率行預支幫價之故。⁷⁹ 在整個追賠過程中，戶部作為直接監督者參與其中，審擬追賠章程，監督追賠工作進展；河南藩司與巡撫則承擔分賠款項的彙總造報工作。各地督撫接到戶部咨文後，逐級轉飭道、府，飭令州縣追賠。州縣官傳喚涉案官員，根據其償還能力，或追繳賠銀，或取結請豁，由府、道移送藩司，再由督撫將追賠情況題報戶部。

1. 有力者促其按限完繳

官員本人或家中有直系親屬居官，及家底厚實者，被戶部視為有能力完繳。分賠官員本身或其子孫現在居官者，可從其廉俸中扣抵。盧又紳分賠柘城等縣任內銀 522.684 兩，福建巡撫先後扣抵其建寧府同知、福防同知任內養廉銀 120.609 兩。⁸⁰ 故員蔣衡應賠南汝道、南陽府任內幫價銀 282.244 兩，由其原籍江蘇承追。其長子蔣城（時任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在給長洲縣的關文內稱，「歲有廉俸可支，自應于職任內分年扣抵歸款」。江蘇據情咨文浙江，於「蔣令名下照數著追完繳，就近報撥，并請咨明戶部暨河南撫院查照」。戶部「註冊存查」，咨令浙江巡撫分限四年，「照數勒追，完繳清款，報部查核」。⁸¹

家中無現任官員者，只要家有餘財，亦應按限籌措賠繳。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1783）、蘭儀同知夏時家底較厚，⁸² 分別按限解繳。據姚立德家人稱，其名

⁷⁸ 〈湖南巡撫姜晟題為遵旨查明原任河南已故知縣蔣生楚應賠幫價銀兩在原籍無力完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9-019。

⁷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第 16 冊，頁 718-719。

⁸⁰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前福建建寧府同知盧又紳未完豫省任內河工幫價銀兩請照例豁免事〉，「題本」，嘉慶元年八月十七日，檔號 02-01-04-18003-014。

⁸¹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前豫省南汝道蔣衡任內應賠河工幫價積欠銀兩請照例豁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17。

⁸² 奉旨追賠時，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蘭儀同知夏時雇有家人。州縣官傳訊時，由其家人前往縣衙申訴。

下賠銀 14,371.257 兩，經仁和縣知縣李見心、鄧雲龍先後追繳銀 3,594.252 兩。⁸³ 蘭儀同知夏時應賠銀 339.671 兩，分限四年完繳，每限完銀 84.918 兩。其家人王陞稱，家主在世時已完繳初限銀、二限銀；乾隆六十年二月二十六日病故後，其子又於當年九月設法籌措完繳三限銀。⁸⁴

2. 家有產業者，促其變賣家產賠繳

原安陽縣知縣嚴彭年名下分賠銀 2,760.519 兩，本人已於乾隆五十六年 (1791) 病故，其子嚴承寰也已故去。當浙江巡撫吉慶承文勒追該款時，嚴彭年之妻嚴羅氏，變賣其夫並三個孫子名下田 103 畝、地 51 畝零、山 92 畝零、蕩 1 畝零及祖遺房產 6 間等全部家產，方才籌繳銀 653.535 兩。還有銀 2,106.976 兩籌措無門，年屆 79 歲高齡的嚴羅氏只好請求豁免。

按照豁免程序，州縣應傳訊其鄰友親屬，確保家屬無隱匿寄頓財產之舉，復錄其親友口供，取其親友甘結，加具州縣印結，稟詳上級。安吉縣知縣周紹濂向莊書王仰山、地保嚴承勝、鄰右嚴士煒、嚴承烈、房長嚴朗等人查證，並傳訊其姪子生員嚴采臣，核實嚴氏無力歸款後，方以嚴彭年家屬度日維艱、家產盡絕、實在無力完繳為由，加結詳請豁免餘欠。⁸⁵

變賣家產抵繳賠項，是涉事官員及家屬應對官方追賠的無奈之舉，也是官府追賠的最後招數。然州縣等低級官員，率「多寒士出身」，「家產不值百金」，⁸⁶ 難以償付官方動輒成百上千甚至數萬的追賠，最終仍是繳少豁多。如原任河南唐縣蔡文甲應賠銀 2,318.96 兩，在變賣全部房產後僅抵繳銀 160 兩，尚有銀 2,158.96 兩難以完納，最終以家產盡絕為由題請豁免。⁸⁷ 嚴彭年籍隸浙江湖州，家產稍

⁸³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已故總河姚立德任內未完分賠河工幫價銀兩力難完繳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09。

⁸⁴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已故原署河南蘭儀同知夏時應追河工幫價四限銀兩無力完繳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11。

⁸⁵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遵查原河南安陽署事知縣嚴彭年應追幫價銀兩在原籍安吉縣無從追繳請豁免事〉，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32-020。

⁸⁶ 〈翰林院檢討蔣林奏為敬陳內外保舉宜嚴連坐之法及直省州縣虧空宜嚴分賠之例事〉，雍正元年，「硃批奏摺」，檔號 04-01-30-0005-014。

⁸⁷ 〈署理四川總督孫士毅題為查明原任河南唐縣知縣蔡文甲應賠幫價銀兩在原籍渠縣無力完繳請豁免事〉，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7-016。

豐，也僅變繳銀 653.535 兩，不及總額的四分之一，餘欠銀也是全予豁免。⁸⁸ 當然，變產賠繳是涉賠官員題請豁免的前提，從追賠程序上講仍有存在的必要。

3. 賠項較鉅而題請豁免者，戶部再次駁查

幫價賠案雖可依例題豁，而那些賠額較多而繳納較少者，戶部一旦懷疑有不實之處，則駁回題本，令督撫重新核查，以杜絕官員蒙混題豁之弊。

原任河南扶溝縣趙文重應賠銀 3,590.986 兩，除估變房產解繳司庫銀 203.2 兩外，餘銀 3,387.786 兩題請豁免。戶部認為趙文重「歷任陸縣，服官多年，被參未久」；「所欠至叁千餘兩之多」，但「所繳不及拾分之壹」，「駁查勒追」。甘肅正寧縣知縣呂際昭再次差傳相關人員核查虛實。其長子趙中倫（貢生）供稱：

伊父本屬貧寒，向以教讀餬口，由舉人於乾隆叁拾壹年挑選壹等，揀發河南，題補延津縣知縣。該處係玖省通衢，差務絡繹，歲有賠累。嗣蒙調任扶溝，復奉派修黃河決口肆次，打捍堤貳次，賠累益深。其歷過獲嘉、濬縣、滑縣、淇縣等處，均係暫署，入不敷出。迨伍拾伍年被參離任，隨得痰火病症，眷屬淹留扶溝，無力回甘，壹載有餘。承各同寅湊助盤纏，於伍拾柒年陸月內始行回籍，以致到家後銀錢用完，衣物變賣已盡。前奉著追應賠河工幫價，已蒙楊前縣（按：楊賀麟）將生家舊有田房、窯座盡數查明，估變解司。現在賃房居住，艱苦異常，實無絲毫隱寄，不敢捏飾等情。⁸⁹

趙文重歷任六縣而未能積聚錢財，其子趙中倫給出的解釋是，家境本寒，延津縣任上辦差賠累、扶溝縣任上修河賠累，署任獲嘉等四縣時，任期短暫，入不敷出，以致被參離任時無回籍盤費。其鄉鄰趙其禎、高我步等所供與趙中倫同。知縣呂際昭擔心供詞不實，「復密赴該員家中逐一查看」，確認其家無絲毫財物、無隱匿寄頓等情，方以赤貧如洗為由，具結詳請陝甘總督題請豁免。⁹⁰

⁸⁸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遵查原河南安陽署事知縣嚴彭年應追幫價銀兩在原籍安吉縣無從追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32-020。

⁸⁹ 〈署理陝甘總督秦承恩題為遵查原任河南扶溝縣知縣趙文重應賠幫價銀兩在甘省正寧縣原籍無力完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9-018。

⁹⁰ 〈署理陝甘總督秦承恩題為遵查原任河南扶溝縣知縣趙文重應賠幫價銀兩在甘省正寧縣原籍無力完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9-018。

（四）傾家蕩產

1. 因追賠而蕩盡家產

此次幫價追賠案中，像趙文重這樣變賣家產抵繳賠項的，還有嚴彭年、洪運仁等員。原安陽縣知縣嚴彭年故後，遺有田地等不動產，乾隆五十七年奉文追賠時，其妻嚴羅氏陸續變賣家中田地房產，共湊繳銀 508 兩；六十年再次查追時，嚴羅氏又將嚴彭年及其孫戶下田地、房產交給知縣估價變賣，共繳銀 144.838 兩。經過兩次變賣，嚴氏家產盡絕，度日維艱。⁹¹ 即便如此，與其應賠銀 2,760.519 兩相較，仍差 2,106.976 兩。

原任鄆陵縣已故知縣洪運仁，籍隸貴州銅仁，分賠幫價銀 2,582.346 兩。乾隆五十八年其妻李氏將府屬、縣屬產業並家私什物變價，共湊繳銀 800 兩。此後，洪氏不僅「家產罄盡」，「度日艱苦」，且「在銅仁欠帳難住」，搬離家鄉，移居思州府玉屏縣田埂坪，賃房居住。⁹²

因繳納賠項而破產，大概是乾隆後期致仕州縣官的常態。河工幫價追賠題豁案中的不少官員，此前已因別項追賠而家產盡絕。據當時追賠定例，「題報過產盡人員，復有應追別項，仍應取結具題辦理」。⁹³ 即涉事官員在此前追賠中因產盡而題豁，若後來再有追賠，應按例具結題請豁免。幫價賠案中，原任河南延津等縣的張瑞圖，乾隆五十一年（1786）官方追查其在項城縣任內虧缺雜項銀 3,300 兩時，已將房屋田地全部變賣呈繳，此時奉追幫價賠銀 168.401 兩，家屬據題豁程序再次請免。⁹⁴

⁹¹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遵查原河南安陽署事知縣嚴彭年應追幫價銀兩在原籍安吉縣無從追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32-020。

⁹² 〈貴州巡撫福慶題為黔省奉追原任已故鄆陵縣知縣洪運仁應完豫省河工幫價銀兩查明家產淨盡題請豁免事〉，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658-021。

⁹³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查明湖南原豫撫陳輝祖應追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等項銀兩無力完繳准其豁免事〉，嘉慶元年五月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2-004。

⁹⁴ 〈陝西巡撫秦承恩題請豁免原任河南延津縣病故知縣張瑞圖無力完繳河工幫價銀兩事〉，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7845-014；〈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查議陝西巡撫題請豁免原河南延津縣已故知縣張瑞圖無力完繳應賠河工幫價銀兩事〉，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7848-003。

從目前所存幫價請豁題本來看，像張瑞圖那樣，在幫價追賠之前因其他賠補而家產盡絕，此時據例題豁者並不鮮見。乾隆五十八至嘉慶元年初的 57 名題豁官員中，⁹⁵ 有 14 員屬於再次題豁（詳見表二）。

表二：幫價分賠官員再次題豁表⁹⁶

姓名	原任	再次題豁理由	題本檔號
張瑞圖	延津、項城	乾隆 51 年查追項城任內虧缺雜項銀 3,300 兩，將房屋田產變賣呈繳。54、55 年查追延津縣任內分賠長支所夫工食及採買豆石核減銀兩，因家產盡絕，詳請免追	17845-014； 17848-003
賈青雲	臨潁	虧缺案內，將伊父賈聯璜典住土房一所，勒贖解交	17925-017
何昇	湯陰	乾隆 32、33 兩年並 35 年奉文著追各案核減銀兩，查明家貧豁免	17926-005
邱錫疇	禹州	緣事在臺病故，奉追臺費，已將產業變賣完繳在案	17927-014
佟大任	原武、寶豐	乾隆 50 年間奉文咨追楚北堤工核減銀兩，詳請豁免	17927-017； 17929-007
彭元一	安陽、林縣、封邱等	乾隆 51 年查追河南安陽縣任內虧缺雜款銀兩，查抄家產。52 年奉追分賠所夫工食銀兩與 56 年奉追採買運京黑豆核減銀兩，詳請豁免	17927-023； 17931-003
徐文基	鄆城	乾隆 51 年 11 月內奉追土方加價銀兩，業將日用器物發賣湊繳。52 年 10 月內奉追所夫工食銀兩，詳請豁免	17928-003
郭 燾	陳留、內黃等	原籍家產已於乾隆 46 年緣事查抄，迨病故回籍後，奉追川省軍需核減及甘省新疆紙札核減各項銀兩，均經取結題豁	17928-011； 17931-007

⁹⁵ 暫請參見裴丹青，〈清代河工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2016），「附表五：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元年河工幫價分賠官員題豁表」。

⁹⁶ 題本檔號前略去「02-01-04-」這串數字。

姓名	原任	再次題豁理由	題本檔號
張永載	上蔡、羅山	追賠堤工銀兩，查封變賣田產、房產	17928-019
丁 榮	陳留、儀封	分賠乾隆 47 年中牟縣任內楊橋漫工銀 6,333.394 兩，題請豁免	17928-024； 17932-011
喬可遷	偃師、祥符	乾隆 53 年咨追長支所夫銀兩案內，將家產估找罄盡	17929-017
蔣生楚	陽武、夏邑等	乾隆 51 年內奉追虧缺未交平糶穀價等銀案內，一併查封家產，估變銀 556.447 兩	17929-019； 18001-003
嚴象琳	夏邑	乾隆 52 年變解家產，賠繳夏邑縣虧缺雜款等項	17932-005
陳輝祖	河南巡撫	原籍家產於乾隆 47 年在浙江緣事案內查抄淨盡。乾隆 53 年咨追認賠伊弟陳嚴祖於甘肅環縣任內冒賑捐監等銀 6,000 餘兩，又奉追該員應賠辦賑核減未完銀 631 兩零，奉旨豁免	18002-004

從表二可以看出，除陳輝祖曾任河南巡撫外，其餘 13 員均為州縣官。而乾隆末年至嘉慶元年間的 57 名題豁官員中，有 53 名為州縣官出身。⁹⁷ 可見，因各種追賠而再次題豁的州縣，約為乾嘉之際題豁州縣官員總數的 24.5%。此次河工幫價追賠中，又有蔡文甲、趙文重、嚴彭年、洪運仁 4 員將家產盡數變抵。至此，共有 17 名州縣官因賠補而致家產盡絕，再次題豁員數升至 32.1%。換句話說，乾隆後期約有三分之一的州縣官因追賠而傾家蕩產。

⁹⁷ 河南布政使楊景素、河南巡撫陳輝祖為封疆大吏，曹考通判姚信璧、下北河同知陳本義為河員。〈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查江蘇籍原任河南布政使楊景素應賠幫價銀兩原籍甘泉縣無可著追題豁事〉，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32-012；〈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查明湖南原豫撫陳輝祖應追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等項銀兩無力完繳准其豁免事〉，嘉慶元年五月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2-004；〈陝甘總督勒保題為遵旨查得原任河南曹考通判姚信璧應賠幫價銀兩在原籍甘省靈州無力完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17；〈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題為遵旨查明原參湖南籍河南商城縣知縣陳開明應分賠河工銀兩無力完繳請准豁事〉，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7-001。

2. 仕業的另面

按常理來講，州縣作為親民之官，有種種斂財機會。時人言，「官之歲入，縣令尤鉅」，「年得數千金者為瘠缺矣」，「腴者多至十萬」，這也僅僅「就錢糧漕米之平餘計之耳」。若州縣官「不恤人言，遇事納賄，則可至數十萬」。⁹⁸事實上，州縣巧立名目所得之銀，並非盡入私囊。戶科題本所載官員鄉鄰親族的供詞，與家屬子嗣的陳述，道盡寒門仕子之不易，身後眷屬、子嗣生活之慘淡，迥異於史書、小說中所描摹的那樣光鮮富有。

州縣官為舉業而寒窗苦讀，赴任時苦無盤費。原任河南淮寧縣劉愉本無房產土地，赴任時向親友借貸路費；⁹⁹原署任商邱縣周履信「揭借措變」赴任盤纏，「始行抵任」；¹⁰⁰邱志高「本無產業，租屋居住」，乾隆四十二年由舉人選授河南項城縣知縣，「赴京到任」盤費「俱係族戚幫助」。¹⁰¹

縱然順利赴任，州縣官也並非個個官運亨通、廣斂錢財。原任確山縣李源，於四十六年分發河南試用，至五十四年十二月才補任確山縣，五十五年就緣事革職，「在任不久，並沒銀錢寄回置買產業」。¹⁰²原任延津縣陳捷登，自五十二年到河南省試用，到五十五年十月，四年間並未補缺，反於署任內鄉縣令時，「失察長隨銷貨，致戶書張兆陞自縊身死」，案發後被擬徒刑，「奉發禹州安置」，「在河南待罪教讀」。¹⁰³前文提到的趙文重，做官多年，歷任六縣，然被參離任後亦需仰賴同僚公助回籍。「賠累」、「入不敷出」，並非官員子嗣的搪塞之詞。州縣官看似每年有幾千、幾萬的進項，但也有幕友束修、規費、攤捐等鉅額行政開支。據漳州知州周鎬言：

⁹⁸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3冊，頁1358-1359。

⁹⁹ 〈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天津縣原任河南淮寧縣已故知縣劉愉應追攤賠河工幫價銀其子[並無絲毫]財產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二年四月初三日，「題本」，檔號02-01-04-18044-011。

¹⁰⁰ 〈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已故河南夏邑縣縣丞周履信之子周謙益應完伊父前署商邱縣任內河工幫價銀請准豁免事〉，嘉慶二年十月十五日，「題本」，檔號02-01-04-18048-019。

¹⁰¹ 〈福建巡撫李殿圖題為查奉追原任河南項城縣知縣邱志高應賠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七年五月十一日，「題本」，檔號02-01-04-18416-009。

¹⁰² 〈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查明原參河南確山縣知縣李源應賠幫價銀兩在盧龍縣原籍無可著追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初七日，「題本」，檔號02-01-04-17928-015。

¹⁰³ 〈護理福建巡撫姚茶題為確查原任河南延津縣知縣陳捷登攤賠幫價銀兩在長樂縣原籍無財產隱寄請豁事〉，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一日，「題本」，檔號02-01-04-17932-003。

今州縣廉俸，多者千兩，少者五六百兩，以之延請幕友，尚慮不敷，加以養父母，畜妻子，僕役之工餼，差使之往來，上司之應酬，親友同僚之贈答，皆人情事勢之所不能已者。又其蒞任之初，以及交代盤查、奏銷冊報等項，由府房以至司院各房，隨舉一事，必有規費。準之廉俸，不啻數倍矣！況以捐款派之，一年之間，為數無定，區區州縣，豈有點金術耶！¹⁰⁴

這些開銷無一可以規避，州縣官勢須籌措支給。因此，州縣在任時疲於應付，甚者虧空倉庫。一旦被參離任，生計艱難。原確山縣李源係寒士出身，被革職後留居河南，一家人全靠其 77 歲老父李泳教書養活；¹⁰⁵ 陳捷登緣事革職後，「囊空如洗，在配訓蒙，歲得束脩壹貳拾金，餬口不敷」；¹⁰⁶ 原臨漳縣周元謙「赴晉教讀糊口」，隨時有「無處覓館」、「衣食不給」之憂；¹⁰⁷ 原洧川縣潘祁，奉查追賠時，則處於年老窮苦、租屋居住的窘境。¹⁰⁸ 若突然病故，其家眷或「措變衣飾，備棺殯殮」，或賴同僚公助路費，方能扶柩返里。¹⁰⁹ 落魄景象，躍然紙上。

乾隆末年至嘉慶元年間的 53 名題豁州縣官，大多數在幫價追賠前即已身故。他們或因做官時未能過多地聚斂錢財，或因他案追賠，及至身後，家屬一貧如洗，其子嗣和眷屬不乏租房居住、度日維艱者。其中，有 32 名已故州縣官的題豁檔案中留下子嗣與家眷的姓名、身分、職業、生活狀況等記錄（詳見表三）。

¹⁰⁴ 周鎬，〈上制軍條陳利弊書〉，賀長齡、魏源，《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清光緒十二年思補樓重校本影印），卷一六，頁 395。

¹⁰⁵ 李源之父李泳為生員，籍隸直隸盧龍縣城東街，家境向來窮苦，並無房地財產。〈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查明原參河南確山縣知縣李源應賠幫價銀兩在盧龍縣原籍無可著追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15。

¹⁰⁶ 〈護理福建巡撫姚茶題為確查原任河南延津縣知縣陳捷登攤賠幫價銀兩在長樂縣原籍無財產隱寄請豁事〉，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32-003。

¹⁰⁷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議浙江原豫省臨漳縣周元謙應追乾隆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准其豁免事〉，嘉慶元年五月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2-003。

¹⁰⁸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遵議原任河南洧川縣知縣潘祁應賠幫價銀兩在仁和縣原籍無可著追請豁事〉，乾隆六十年八月初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26。

¹⁰⁹ 周履信「委署商邱縣未久，仍回夏邑縣縣丞任事，旋即病故」，「歲支廉俸不敷用度」，家眷「措變衣飾，備棺殯殮」。原永城縣范安仁，「甫及壹載」，在任病故，「清苦淹留，全仗同官幫助扶柩回川」。〈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已故河南夏邑縣縣丞周履信之子周謙益應完伊父前署商邱縣任內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准其豁免事〉，嘉慶二年十月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48-019；〈四川總督和琳題為遵旨確查故員范安仁原任內應賠河工幫價銀兩原籍無力完繳請豁免事〉，乾隆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6-004。

表三：題豁官員及其子嗣、家眷情況表¹¹⁰

題豁 官員	子嗣信息				子嗣／眷屬 生計與生活狀況	題本檔號
	姓名	功名	職業			
			訓蒙	其他		
張瑞圖	張 鎡	監生			家產盡絕	17845-014
趙夢蓮	趙一鶴	監生	√		借屋棲身，赤貧	17850-001
陳 謀					七齡幼孩，兩代孀婦， 度日維艱，赤貧如洗	17850-006
賀基羣	賀用象	生員	√		租屋居住，無絲毫田產	17925-011
鄧克明	鄧 颺	監生	√		赤貧	17925-012
劉 峨	劉元龍				患病，借屋棲止	17925-019
范安仁					無嗣，妻范周氏，孀貧 無依，寄食母家	17926-004
何 昇	何攀桂	生員	√		赤貧如洗	17926-005
王乃昀	王 綱				家產全無	17926-013
梅 瑛	梅毓蔚	舉人	√		日食不貲，一貧如洗	17926-015
李朝鳴	李 翹		√		借屋棲身，赤貧	17927-010
車廷雋	車懋官		√		訓蒙養母，家產全無	17927-013
佟大任	佟念祖				家產盡絕	17927-017
胡文超	胡定球	貢生			租屋居住，日食不周	17927-022
彭元一	彭慶華 彭慶嵩		√		賃屋居住，家產盡絕	17927-023
徐文基	徐樹蕃 徐樹葦	生員	√		賃屋居住，房地、日用 器具全無	17928-003

¹¹⁰ 僅統計有子嗣、家眷詳細記錄的州縣官員，數據主要來源於：裴丹青，〈清代河工研究〉
「附表五：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元年河工幫價分賠官員題豁表」。

題豁 官員	子嗣信息				子嗣 / 眷屬 生計與生活狀況	題本檔號
	姓名	功名	職業			
			訓蒙	其他		
段 荃	段繩之		√		繼子段繩之寄居親戚家，無產可追	17928-004
阮景咸	阮國華				存日以官為家，原籍無寸土，子與媳病故，73歲寡妻阮宋氏與孫女針黹度活，無力租房，借居鄰居披屋	17928-010
郭 燾	郭宗五				46 年原籍家產被查抄，家產已盡	17928-011
孫岳灝	孫榮春		√		難蔭縣丞，赴京候選五載，尚未得缺	17928-012
	孫雲生 孫蓉生			遊幕	音信全無	
	孫芝生	童生	√		訓蒙數金度日，租住同族破屋，赤貧	
陳 煥	陳 基	自稱生			賃屋棲身，衣食不給，赤貧如洗	17928-014
張永載	張克鎮		√		佃房居住，赤貧	17928-019
周 鼎	周濬淮				孫周錫芹 11 歲，妻趙氏、媳馬氏針黹度日，借屋居住	17928-023
丁 榮	丁 烺				隨父赴任未歸，不知流落何處，原籍無田房產業	17928-024
胡元琢	胡昌祚				子流落無歸，妻胡唐氏與幼子胡昌業租屋居住，針黹度日，窮苦異常，飯食不能常飽	17928-025
蔣生楚	蔣成錦 等				在外謀食，田房產業前此已抄估變解	17929-019

題豁 官員	子嗣信息				子嗣／眷屬 生計與生活狀況	題本檔號
	姓名	功名	職業			
			訓蒙	其他		
周 鈐	周潤田				子風癱在床，寡妻七旬，靠其弟周鉞寄回訓蒙修金養贍	17930-007
黃本誠	黃裔曾				赤貧	17932-015
張鶴雲	張志濬		√		赤貧	17932-018
沈文亨	沈新德			星卜	孤身星卜度日，家產全無	18002-006
羅 楯	羅文黻	生員	√		佃房居住	18002-012
李 湜	李大椿				家產盡絕	內 070048-001

從表三可以看出，有 11 位州縣官子嗣有功名身分，15 位州縣官的子嗣尚可體面地訓蒙度日，儘管「日食不貲」、「衣食不給」、「借屋棲身」；另有遊幕、星卜、「在外謀食」者，甚有流落他鄉，不知下落者。其眷屬或以針黹度日，或寄食娘家。¹¹¹

即便如此，其家眷還要隨時應對祖上做官所帶來的官場劫數。各項追賠，使其不停地接受縣令的傳喚與質詢。這些官員，曾貴為朝廷印官，最後卻因各項追賠而產盡家絕，題豁時還需左鄰右舍為之具結作保，顏面盡失。洪運仁之子洪德榮供稱，其母李氏將家產變賣湊繳其父應賠幫價，「家私賣盡，怕人笑話，移居思州府屬田壩坪居住」。¹¹²「笑話」一詞，道盡世態之炎涼、眷屬之心酸。

¹¹¹ 除表中所列乾隆末至嘉慶元年數據外，嘉慶七年申請題豁的邱志高，其子嗣淪落至社會底層，境遇更為悲慘。其長孫邱新元以「挑腳營生」，「前往四川多年，杳無音信」；次子邱淑顯，「亦已早故，並未生育，僅存氏孤寡，受雇人家，炊爨度日」。區區 39.281 兩的追賠，對邱志高家眷來講，卻是個天文數字。〈福建巡撫李殿圖題為查奉追原任河南項城縣知縣邱志高應賠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七年五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8416-009。

¹¹² 〈貴州巡撫福慶題為黔省奉追原任已故鄆陵縣知縣洪運仁應完豫省河工幫價銀兩查明家產淨盡題請豁免事〉，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658-021。

四・題豁與恩免：及早清釐賠項

經過乾隆末年的追繳，至嘉慶初年，有力者已竭力籌措完繳，無力者按題豁政策申請豁免，餘下的多是本人或子孫為現任官員，有廉俸可資抵扣者。然而，官階有大小，廉俸有厚薄，特別是那些佐貳、郎中以下官員，所得廉俸本屬微薄，即使全部抵扣，亦難償清幫價賠銀。此時朝廷所追賠案，不止河工幫價一項。僅嘉慶四年，全國各地就有一兩千名官員捲入漫工、核減、驛站、軍需等賠案中，追賠總額高達數百萬兩。¹¹³ 為儘快追繳賠項，及早清釐懸欠，嘉慶初期或放寬題豁條件，准許京官郎中、外官佐貳以下的佐雜微末官員申請題豁；或直接減免部分欠款，責令官員於限期內完繳餘欠。河工幫價分賠案中的涉賠官員，特別是那些本人或者子孫為現任州縣以下佐雜、京官五品以下者，官低廉微，以力不能完為由，題請豁免。

（一）嘉慶元年恩詔例

嘉慶元年（1796）正月初一日，乾隆帝退位，嘉慶帝登基，頒布恩詔，內有放寬罰賠、分賠、代賠政策，具體內容如下：

各旗、籍、內務府並五旗包衣人等，凡侵貪那移一切賠罰應追銀兩，實係本人家產盡絕者，查明准與豁免；其分賠代賠以及牽連著賠者，一概豁免。

凡官員因公賠罰等項，而其子孫又代祖父著賠者，查明寬免。¹¹⁴

這道恩旨，豁免層面很廣，幾乎是無條件豁免所有分賠代賠款項。據此恩旨，清廷所追分賠代賠等款項均可一筆勾銷，這對有賠項在身者來說絕對是好消息。幫價賠案中那些消息靈通者，隨即據例題豁。原任河南密縣知縣余昂霄名下應追分賠豫省河工幫價銀170兩零，除從其俸銀內先後三次扣收銀130兩外，餘銀39.846兩援照恩詔例詳請豁免。¹¹⁵ 原河南蘭儀同知夏時應賠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

¹¹³ 據戶部咨文，嘉慶五年時有1,779員現任、前任、原任官員，尚未完繳分賠、代賠、罰賠銀共5,830,824.02兩零、制錢48,379串740文，其中，「直隸一省，自乾隆三十二年以後未清銀款至一百四十四萬餘兩，歷任各官至一百三十九員之多」。參見〈福建巡撫李殿圖題為查奉追原任河南項城縣知縣邱志高應賠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七年五月十一日，「題本」，檔號02-01-04-18416-009；戴均元等總裁，《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五五，頁709a-b，嘉慶四年十一月癸酉（十九）。

¹¹⁴ 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四九四，頁992a，嘉慶元年正月戊申（初一）。

¹¹⁵ 〈浙江巡撫吉慶題報原任知縣未完分賠銀兩請准援詔豁免〉，嘉慶元年八月十七日，張偉

339.671 兩，於嘉慶元年前已如期完繳前三限銀共 254.754 兩。恩詔例頒布後，夏時家人王陞到錢塘縣代稟，請據例免除夏時名下未完四限銀 84.917 兩。經浙江巡撫題請，戶部准免。¹¹⁶ 再如甘肅候補府經歷丁芷代賠其父丁衛軫未完幫價銀 887.96 兩，本擬補缺後用養廉銀全額抵扣，丁芷此時以自己官階微末為辭，由浙江巡撫題准全額豁免。¹¹⁷

出乎戶部意料的是，申請題豁咨文並未紛至沓來。嘉慶元年十月，戶部咨文雲南巡撫時言，已令各省督撫查明合例人員，彙冊題報戶部核銷。然「迄今半載有餘，未據咨報齊全」。戶部推測原因有二：一是地方胥吏等「不無從中需索撞騙，積壓不辦」；二是地方官「未經本部明行指示，無所遵從」，是以遷延觀望。為此，戶部進一步細化恩免章程，以「官階大小、俸廉厚薄」為原則，規定「現任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佐貳以下，及原任參革、病故各員一概准其免追」。至於「現任大員及現任文職州縣以上」者，本身俸廉優厚，不准援例豁免。¹¹⁸ 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戶部進一步細化「原任參革、病故各員」豁免條件，規定子孫為現任州縣以上官員，以及現因丁憂、生病等緣故暫未任職，但將來可補官至知縣以上者，俱不准援詔請豁。¹¹⁹

戶部在審核過程中，無論賠額多少，但凡滿足本人或者子嗣未出仕州縣以上官員這一基本條件，即予批准。姚立德於東河總督任上 (1771-1779) 應分賠幫價銀 14,371.257 兩，除完繳銀 3,594.252 兩外，至嘉慶元年時尚有未完銀 10,777.005 兩。嘉慶元年恩詔例頒布後，其家人向浙江仁和縣呈稱，姚立德於乾隆四十八年

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1995，簡稱《明清檔案》），第 273 冊，頁 B154279-B154283。

¹¹⁶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已故原署河南蘭儀同知夏時應追河工幫價四限銀兩無力完繳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11；〈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董誥題為遵議浙江已故原河南蘭儀同知夏時應追河工幫價未完四限銀兩無力完繳准其豁免事〉，嘉慶元年十二月初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4-019。

¹¹⁷ 〈陝甘總督宜綿題為查明已故原河南新野知縣丁衛軫應追未完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銀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24。

¹¹⁸ 〈雲南巡撫江蘭題為滇省參革或病故文武員弁等未完銀兩實係因公著賠代賠無力賠繳請豁免事〉，嘉慶二年五月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45-009。

¹¹⁹ 〈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江蘇省江寧各屬應追本省外省分賠代賠各項銀兩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十月初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0-009。

(1783) 正月告病回籍後病故，兒子姚師孟於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六月在廣西署理桂林府同知任內病故，繼子姚師閔年未及冠，遺孫姚啟瀛尚幼，目前「家徒四壁，撫孤苦度，實係赤貧」，請求援詔豁免姚立德名下未完銀，嘉慶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戶部准免。¹²⁰ 原內鄉縣參革知縣楊傳，亦據恩詔例與部定章程，請准豁免未完銀 9.727 兩。¹²¹

凡官至州縣以上，無論題補、試用，抑或正任，因廉俸優厚，均應按限完繳，不得請免。福建建寧府同知盧又紳，本擬依例請免其未完銀 402.07 兩，¹²² 戶部以該員「係現任同知，與佐雜微員不同，且核與酌定豁免章程不符」，仍令照數完繳清款。¹²³ 試用同知雷遜以「現未補缺，且係府佐貳」、「又屬分賠」為由，請求免除其未完銀 1,400 兩。部議不准，因該員「係試用人員，且官階在知縣以上，俸廉優厚」，與豁免章程不符。丁憂、告病同知、通判、知縣等官，「例應於補官之日，照數完繳」。丁憂服滿起復原任孟縣知縣現補鄧州知州仇汝瑚未完幫價銀 78.657 兩，試用布政司都事現補嵩縣知縣周書同未完銀 549.841 兩，戶部裁定「例不應免」，「現在嚴催各該任所照數完繳」。¹²⁴

無論如何，對那些有分賠、代賠、核減款項在身的官員來說，嘉慶元年恩詔例是脫離分賠代賠苦海的絕佳依據。嘉慶四年，浙江一次性題請豁免 18 名官員共

¹²⁰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已故總河姚立德任內未完分賠河工幫價銀兩力難完繳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09；〈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董誥題為遵議浙江已故東河總督姚立德應賠任內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准其豁免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4-009。

¹²¹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貴州奉追原河南內鄉縣參革知縣楊傳等分賠河工幫價等銀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十月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0-010；〈戶部尚書布顏達賚、戶部尚書朱珪題為遵議黔撫馮光熊題原任豫省內鄉縣知縣楊傳無力完繳河工幫價銀兩請豁免事〉，嘉慶五年四月十三日，「題本」，檔號 02-01-04-18270-014。

¹²² 〈浙江巡撫吉慶題為查明前福建建寧府同知盧又紳未完豫省任內河工幫價銀兩請照例豁免事〉，嘉慶元年八月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14。

¹²³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董誥題為遵議浙江乍浦同知盧又紳未完分賠豫省乾隆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兩不准豁免事〉，嘉慶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4-014。

¹²⁴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豫省分賠代賠各案因公罰俸等銀奉詔查明分別請豁事〉，嘉慶三年三月十三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1；〈河南巡撫倭什布題為查明豫省未完分賠代賠銀兩各員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四月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8。

計 5,554.822 兩幫價賠銀。經戶部核查，楊魁賠銀 1,105.506 兩，需查明其子浙江玉環廳降調同知楊超鑒是否果真無力完繳；沈詩李題豁銀 399.577 兩與戶部所存底冊不合，需進一步核查，其餘 16 名官員賠項准予豁免。

表四：嘉慶四年浙江省題豁數據表（單位：兩）¹²⁵

姓名	原任	未完銀	故 / 革	題豁原因	戶部審核
楊 魁	河南巡撫	1,105.506	故	子浙江玉環廳降調同知楊超鑒，丁憂	查明果否無力
朱家濂	光州	1,185.253	故	子孫幼小，一貧如洗，未出仕	准免
沈龍光	上南河同知	30.973	故	子嗣未出仕	准免
裘冠一	通許縣	83.73	休	子嗣未出仕	准免
許延詩	鹿邑縣	13.483	故	無子嗣	准免
孫 采	虞城縣	5.3	故	有孫，並未出仕	准免
陶元基	汝陽等縣	63.549	降調	子陶衡任江西奉新縣縣丞，佐貳微員	准免
施 誠	河南府	276.617	革	子嗣未出仕，赤貧如洗	准免
趙泰交	懷慶府	170.24	故	無子嗣出仕，無力完繳	准免
馮鵬飛	黃沁同知	61.948	病	無子嗣出仕，赤貧	准免
陳延棟	儀封縣	45	故	子嗣未出仕，無力完繳	准免
沈 炳	夏邑縣	197.157	故	子已故，孫年幼，未出仕，赤貧	准免
高積厚	陝州	161.635	故	子高師廉捐職從九品，未出仕，往黔省謀食，杳無音訊，不知流落何處	准免

¹²⁵ 〈浙江巡撫玉德題為奉旨查明降調玉環同知楊超鑒等員均無子嗣出仕請豁免應賠銀兩事〉，嘉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3-010；〈戶部尚書布顏達賚、戶部尚書范建中題為遵議浙江省原任玉環同知楊超鑒等未完攤賠河工幫價等項銀兩請豁事〉，嘉慶四年八月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7-001；〈浙江巡撫玉德題為查明河南信陽州知州汪啟球等無子嗣出仕請豁免未完分賠銀兩事〉，嘉慶四年六月初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5-006。

姓名	原任	未完銀	故 / 革	題豁原因	戶部審核
沈常業	商城縣	173.664	休	子嗣已故，寡媳幼孫，貧苦不堪	准免
王 增	懷慶府通判	1,063.12	革	無子嗣出仕，赤貧如洗	准免
沈詩李	魯山等縣	399.577	病	病廢不能起官，無子嗣出仕	銀 數 不 符，著查
嚴續曾	永城縣	487.25	革	無子嗣出仕	准免
汪啟球	信陽州	30.82	故	無子嗣出仕	准免

（二）嘉慶四年減免章程

若謂嘉慶元年恩詔例，是乾隆帝歸政、嘉慶帝登基時的一項恩政；那麼嘉慶四年豁減章程則是嘉慶帝親政後清釐官員積欠的一項舉措。當時川楚軍務善後事宜需款浩繁，戶部制定章程，及早清釐官賠積欠。

1. 原任官員，予以減免

原任已故人員，依追賠款項酌量減免，「一千兩以下者全數寬免，一千兩以上、二千兩以下者著免十分之五，二千兩以上者免十分之三」。¹²⁶ 即國家有意放過賠額千兩以下的「散戶」，繼續向那些賠銀千兩以上的「中戶」、「大戶」追繳。

據嘉慶四年新章，河工幫價分賠案中的官員多已身故，賠銀由其子孫代賠，可依據「原任官員、予以減免」例辦理。賠項在千兩以下者，需同時滿足原籍無田產、歷任處所無貲產寄頓、子嗣未出仕等條件，方能由本旗、本籍加結題請寬免。為防止離任官員鑽題豁漏洞，戶部特別聲明，「倘題豁以後別經發覺財產，儘數入官，仍將原籍任所出結官員革職，原豁銀兩並著賠還」。¹²⁷

¹²⁶ 〈貴州巡撫福慶題為黔省奉追原任已故鄢陵縣知縣洪運仁應完豫省河工幫價銀兩查明家產淨盡題請豁免事〉，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658-021；戴均元等，《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五二，頁 668a-b，嘉慶四年九月辛巳（二十六）；卷五五，頁 709b，嘉慶四年十一月癸酉（十九）。

¹²⁷ 〈戶部尚書祿康、戶部尚書朱珪題為遵議已故河南蘭陽縣知縣饒炯未完乾隆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准免事〉，嘉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524-013。

原蘭陽縣饒炯有未完幫價銀 265.75 兩，福建巡撫以該員無力完繳為由，入於「援免冊內」彙同題豁。戶部認為饒炯「雖非現任人員」，但冊內並未標明「其是否係丁憂、降調、病故」，駁令核查。經查饒炯已經身故，其子饒堅「並無出仕，委係赤貧，無力完繳」，在取具印加各結後，再次題豁。戶部復行文河南巡撫查明饒炯「歷過任所，有無隱匿寄頓」。至嘉慶九年，河南巡撫咨覆「饒炯歷過任所並無隱寄財產」，福建巡撫再次援例題請，戶部方准題豁銷案。¹²⁸

在戶部與皇帝來看，賠項在千兩以上者按章程分別減免，可減輕原任官員的賠補負擔，有望借此清掉一批久拖不完欠項。事實上，精明的官僚們依然拖延耽擱，伺機全額題豁。原任已故鄆陵縣知縣洪運仁未完河工幫價銀 1,782.346 兩，按照嘉慶四年新章，清廷免其未完半數幫價銀 891.173 兩，另外一半銀 891.173 兩仍需照數完繳。顯然，這筆款項依然延而未完。至嘉慶十一年，其子洪德榮以「並未出仕，家貧如洗，力難完繳」為由，再次援引嘉慶元年恩詔例請求豁免，戶部次年予以批准。¹²⁹

2. 現任官員，設限繳納

所有現任、前任各員，「或現居本職，或陞調離任」，戶部認為應照現任官員處理，立限一年至六年完繳，或於現任官員俸廉銀內按季坐扣，或待離任官員「補官日接扣」。為此，戶部要求各地督撫隨時查明本省承追項下涉賠官員「有無逾限，曾否補官」。若該項追賠尚未逾限，或者涉賠官員並未補官，仍按原限扣繳；若該案業已逾限，或者涉賠官員已經補官，尚未扣繳賠銀，則應分別參辦。¹³⁰

¹²⁸ 〈戶部尚書祿康、戶部尚書朱珪題為遵議福建承追原任河南蘭陽縣知縣饒炯未完分賠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七年九月三十日，「題本」，檔號 02-01-04-18419-019；〈戶部尚書祿康、戶部尚書朱珪題為遵議已故河南蘭陽縣知縣饒炯未完乾隆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准免事〉，嘉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524-013。

¹²⁹ 〈貴州巡撫福慶題為黔省奉追原任已故鄆陵縣知縣洪運仁應完豫省河工幫價銀兩查明家產淨盡題請豁免事〉，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658-021；〈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祿康、戶部尚書德瑛題為遵議原任河南已故鄆陵縣知縣洪運仁應追幫價銀兩在貴州原籍無力完繳准豁事〉，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735-007。

¹³⁰ 〈福建巡撫李殿圖題為查奉追原任河南項城縣知縣邱志高應賠河工幫價銀兩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七年五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8416-009。

幫價賠案中難覓現任官員依嘉慶四年例完繳的直接證據，從他案現任官員的追賠情況來看，嘉慶帝大失所望。像盛住、宜綿、阿精阿、哈靖阿等方面大員，歷任戶部侍郎、督撫、藩臬等高官，反倒欠銀一千餘兩、二千餘兩不等。嘉慶帝認為他們所欠銀數「既屬有限」，本身或積有家貲，或廉俸寬裕，亦非「力不能完交之人」，「似此延玩」，實乃「昧良負恩」、「不知先公後私之義」，甚至懷疑他們有意遷延至「軍務告竣後」，再行「邀恩豁免」。為此，嘉慶帝諭令限期一年嚴迫，若仍遲延不交，「即著指名嚴參辦理，並將承迫之員一並議處」。¹³¹為杜官員僥倖恩免之心，再加上國庫比較緊張，¹³²嘉慶帝在餘下的執政時間內，未再繼續放寬追賠條件，或者大幅降低題豁門檻。

（三）嘉慶十七年定例

嘉慶四年減免章程，是在川楚軍務支用浩繁、急需籌款時推出的，其目的是回籠資金。無論戶部和皇帝如何宣揚該項恩免舉措，官員們似乎並不買賬，因為元年恩詔例對有鉅額賠項在身的官員更為有利。依元年恩詔例，官員賠項經地方官查實家產盡絕、無寄頓隱寄、子嗣未出仕州縣以上官員，可以題請豁免；而四年減免章程僅寬免千兩以下賠款，千兩以上仍分別減成著追，特別是那些有官可居者，無論官階高低，均需扣廉歸款。因此，有賠項在身的官員，特別是那些子孫代賠者，有意繞過減免章程，依元年恩詔例申請題豁。

嘉慶十七年（1812）定例，¹³³則是在嘉慶元年恩詔例、嘉慶四年豁減章程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現任官員代祖、父賠繳銀兩者的題豁官階：

在京自五品以下、在外自同知以下佐雜人員，遇有前項代賠銀兩無力完繳者，仍按次催交；倘實在力不能完者，查照著賠、分賠及因公覈減銀兩力不能完准其豁免定例，均令該旗籍及任所詳查，具結申報，該堂官督撫照例具題請豁。其在京自四品以上，在外自道、府、州縣以上等官，概令依

¹³¹ 戴均元等，《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七三，頁978a-979b，嘉慶五年八月甲戌（二十四）。

¹³² 嘉慶以來，民間積欠不斷積壓、庫款虧空日益嚴重，國家財政能力減弱，在田賦徵收上進入以「緩」為主的時期，蠲免日漸減少。嘉慶朝蠲免賦銀四千五百萬兩，僅為乾隆朝的五分之一，道光時已無普免，咸豐後幾乎沒有蠲免。參見李光偉，〈清代田賦蠲緩研究之回顧與反思〉，《歷史檔案》2011.3：42-49, 68。

¹³³ 目前僅在題本檔案中發現這樣的說法，《清實錄》、《清會典事例》中未有詳細記載。

限完繳。其有力不能完經旗籍出結申送到部者，亦令其於應得廉俸銀兩分別坐扣完項，不得聲請豁免。¹³⁴

即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同知以下佐雜官員，若實在不能完繳，可具結題豁。凡是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州縣以上必須按限完繳。若實在無力按限完繳，應於廉俸項下扣繳，不得請求豁免。

原修武縣知縣吳啟澳，應賠幫價銀 2,012.086 兩，除完繳銀 770 兩外，另有未完銀 1,242.086 兩，於嘉慶四年題請豁免。是年年終彙題案內，戶部照新章減免半銀 621.043 兩，將餘剩半銀 621.043 兩彙總到嘉慶五年各省官欠案內，令原籍江西巡撫照數追繳。

戶部此舉係按章行事，但對其家屬來說，則是吃了個暗虧。按照元年恩詔例，其父 1,200 餘兩的賠銀可以全額豁免。身為舉人的吳嵩梁，不僅準確領會到嘉慶元年恩詔例與四年減免章程的主旨，而且不畏衙門威勢，於嘉慶六年親赴戶部，以其父已經病故、本人未出仕、無力完繳為由，請求依元年恩詔例豁免下餘銀 621.043 兩。

吳嵩梁的請求有理有據，戶部批覆俟河南查清吳啟澳歷官處所有無財產隱寄後，再決定是否全數豁免。嘉慶七年六月，河南巡撫查明吳啟澳無貲財隱寄，將相關印結咨遞江西。江西擬行題豁時，發現吳嵩梁已授為國子監博士，既屬「現任職官」，則仍需「飭追完解」。吳嵩梁不服，援引元年恩詔例，再次申請豁免。嘉慶十三年，戶部予以駁回，理由是吳嵩梁「係現任職官，不准以家產全無請豁」。

部文下達時，吳嵩梁「在京報官」，原籍沒有親屬，未及時得知消息。待嘉慶十四年吳嵩梁丁憂回籍，方悉戶部駁文。吳嵩梁復援嘉慶十七年定例，以該銀本為吳啟澳分賠，現在是子孫代賠，且代賠者本人又是五品以下京官，再次請求豁免，這才於嘉慶十九年獲得戶部准許。¹³⁵

（四）嘉慶二十四年寬免例

二十四年，時值嘉慶帝六旬大慶。嘉慶帝普免各省積欠錢糧 2,500 萬餘兩，復「念內外大小官員有賠繳官項者，或某人已往而子孫單微，或累本因人而攤迫

¹³⁴ 〈江西巡撫先福題為在籍原國子監博士吳嵩梁代賠其父豫省修武縣知縣吳啟澳攤賠銀兩力不能完請豁免事〉，嘉慶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9476-018。

¹³⁵ 〈江西巡撫先福題為在籍原國子監博士吳嵩梁代賠其父豫省修武縣知縣吳啟澳攤賠銀兩力不能完請豁免事〉，嘉慶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9476-018。

無已」，酌量寬免子孫代賠款項。一是官員本身著賠之款，「其本身已故，在伊子孫名下着追，而子孫無現任四品以上職官者」；二是「本身原係分賠代賠者，及其身已故，又將分賠代賠之款在伊子孫名下着追者」。¹³⁶ 簡言之，子孫代賠款項寬免條件，因賠款性質不同而有別。「本身著賠」款項寬免條件稍嚴，其子孫應無現任四品以上官職。「原係分賠代賠」款項，則無論子孫官階大小，均可寬免。

從目前的資料蒐集來看，尚未目及幫價賠案據此例豁免的直接記錄。惟原任河南祥符、許州等任的何如鍾，有詳細連續的完繳檔案留存（詳見表五）。

表五：何如鍾幫價賠銀完繳表（單位：兩）

具文時間	未完銀	繳過銀	扣繳方式	題本檔號
乾隆六十年	2,993.961			17928-016
嘉慶六年	2,699.066	294.895	山東扣繳	18345-019
嘉慶九年	2,411.066	288	廣東於該員任所扣繳	18525-017
嘉慶十一年	2,411.066			18659-018
嘉慶十三年閏五月	2,377.08	33.986	何瑋俸薪項下扣繳	18832-014 19057-030
嘉慶十五年十二月	2,347.08	30	何瑋俸薪銀扣繳	19064-008
嘉慶十六年六月	2,337.08	10		19161-019
嘉慶十七年六月	2,277.08	60		19270-024
嘉慶十八年十月	2,272.08	5	何瑋應得俸薪銀內扣繳	19390-010
嘉慶十九年十一月	2,262.08	10	何瑋應得俸薪銀內扣繳	19481-001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	2,242.08	20	何瑋應得俸薪銀內扣繳	19643-016 19645-002
嘉慶二十二年七月	2,234.969	7.111		19731-030

¹³⁶ 〈東河總督葉觀潮奏為遵旨查明豫省河工各員未完代賠銀款事〉，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1-0587-034。

具文時間	未完銀	繳過銀	扣繳方式	題本檔號
嘉慶二十三年八月	2,234.969			19828-010
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	2,234.969			19829-021
嘉慶二十四年七月	2,234.969			19918-017
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	2,234.969			19920-025

從表五可以看出，乾隆六十年時，何如鍾有未完幫價銀 2,993.961 兩。嘉慶四年前後，何如鍾被參，經廣東巡撫查悉其歷任「廉、瓊兩府任所及省城寓所並無財產」後，移咨貴州原籍照例查辦。¹³⁷ 其名下賠銀，除嘉慶六年、九年分別由山東、廣東扣繳銀 582.895 兩外，則由其子貴州廣順州學正何瑋廉俸項下代為扣還。每年扣繳幾兩至幾十兩不等，歷經近十年共繳銀 176.097 兩。¹³⁸ 自嘉慶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間，何如鍾未賠分文。二十四年後，未有何如鍾賠銀完繳資料，何如鍾這筆款項很可能因嘉慶帝六旬大慶例而得恩免。因該筆賠銀，本屬幫價分賠，復由其子何瑋代賠，且何瑋官職低微，僅仕至貴州廣順州學正，符合寬免條件，從常理來講應予寬免。當然，若想坐實該案，還需相關題豁、寬免資料的進一步發掘。

事實上，豫省河工幫價分賠案，追至嘉慶二十四年，已歷時 28 年。乾隆三十年以來履任河南官員中，果有年富力強者，此時已垂垂老矣。即便該員或其子孫為現任官員，幫價賠繳重責將由或已由其子孫承擔，可據嘉慶二十四年例予以寬免。嘉慶二十四年之後，檔案、史書中難覓幫價賠案追繳、題豁記錄。歷經 28 年的歲月滌蕩，絕大多數賠銀或完或豁，大概已從戶部冊籍中銷案了。

以上四例題豁政策，均從河工幫價追賠個案中梳理而出，適用於嘉慶朝的各種分賠代賠款項。從中可以看出，乾隆末期至嘉慶年間分賠代賠款項的追繳政策，因事因時而有所區別。乾隆、嘉慶帝交接時，作為恩詔惠政，追賠題豁最為

¹³⁷ 〈廣東巡撫陸有仁題為查報廣東省上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銀兩已未完數目事〉，嘉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7-007。

¹³⁸ 令人疑惑的是，何如鍾父子分賠代賠款項一直未予題豁。其子何瑋雖為貴州廣順州學正，屬地方佐貳，可以申請豁免。如現任河南夏邑縣教諭李宗建，前在浙江於潛縣任內分賠無著民欠籽種口糧未完銀 443.385 兩，援嘉慶元年恩詔例與部定章程，以其「雖係現任，但係佐貳人員，且前項銀兩又屬分賠之款」為由，題准豁免。參見〈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豫省分賠代賠各案因公罰俸等銀奉詔查明分別請豁事〉，嘉慶三年三月十三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1。

寬鬆。嘉慶四年，因川楚軍務急需籌款，清廷收緊賠補政策，僅寬免原任官員千兩以下賠銀，勒限追繳現任官員賠銀。在隨後的時段內，各省庫款虧缺嚴重，國庫並不寬裕，嘉慶帝未再大幅寬免官員賠銀，只是進一步明確代賠款項中那些家有出仕者申請題豁的官階標準。直至二十四年嘉慶帝六旬大慶普免天下積欠時，始寬免子孫代賠款項。

總體上看，嘉慶朝的分賠追賠政策，不似前朝那樣嚴苛。乾隆前中期分賠款項，照錢糧虧缺例監禁追賠；若題請豁免，亦將涉事官員及其子孫照「知府分賠屬員侵欺不完」例治罪。¹³⁹ 嘉慶時分賠官員及其代賠子孫鮮遭革職監追之苦，承追官亦不會因承追不力而負攤賠之責。那些傾家蕩產、無力完繳者申請題豁時，只需由地方官員照例取具相關印結即可，不必遭受刑罰皮肉之苦。¹⁴⁰ 這當與乾隆皇帝退位前後推出的題豁政策直接相關，也受到嘉慶皇帝務實、穩健、有節的革新政治大氣候的影響。¹⁴¹

¹³⁹ 乾隆前中期，若官員應賠款額過高而難以按限完繳，涉事官員及其子孫會被監禁追賠。那些因家產盡絕無力完繳而題豁的款項，要由任所、原籍相關官員分賠，本人照例治罪。乾隆十八年南河張家馬路漫工案中的淮徐道張宏運，因貽誤工程分賠漫工銀 75,922 兩，除將其任所貲財抵賠外，還被押解回湖北原籍監禁，勒限追賠。張宏運除變賣家產、向親友借款完銀 12,568 兩外，另由其子張鑑代為完銀 14,536 兩零，仍有 48,800 餘兩尚未完繳。張宏運被「羈禁十有餘年」，「雙目俱瞽」，其子張鑑也被革職監追。二十餘年後，地方督撫方以「家產盡絕，無力完繳」為由，奏請免追，但按照「工程核減銀數未完六分例」，將張宏運「杖六十，徒一年」；未完款項在湖北承追各官名下分賠。參見董誥等，《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七三三，頁 78a，乾隆三十年三月乙巳（三十）；卷七三六，頁 105b-106b，乾隆三十年五月丙戌（十二）；〈湖廣總督富勒渾、湖北巡撫鄭大進奏為審明原任江南淮徐道張宏運應賠銀兩無完按律定擬事〉，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8-0109-002。

¹⁴⁰ 這種寬鬆僅限於分賠、代賠等因公獲罪款項，錢糧侵盜與挪移等私罪追賠，則按律將涉事官員監禁，勒限嚴追。如安徽婺源縣試用知縣封廷相因公挪移庫銀 9,600 餘兩，被監禁勒限三年賠繳，「因二限將屆，無力完銀，於嘉慶十六年十月在省城縣監投縲自盡」。其未完銀 6,712 兩，按定例由知府分賠一半，另外一半「入於無着項下完結」。參見〈安徽巡撫吳邦慶奏報因公挪移庫項之已故知縣無力完繳照例分賠事〉，嘉慶二十五年九月初十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35-0785-025。

¹⁴¹ 米丹尼，〈朝衰、和珅及咸與維新之意識形態〉，《清華學報》（臺北）38.2（2008）：231-255；Wensheng Wang, "Social Crises and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e Jiaqing Reign of Qing China, 1796-1810s." in *From Early Tang Court Debates to China's Peaceful Rise*, ed. Friederike Assandri and Dora Martins (Amsterdam, Netherlan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52; Daniel McMahon, *Rethink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Imperial Activism and Borderland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5), pp. 6-7;

五・有名無實？——幫價完繳與題豁率分析

河工幫價分賠案，是經軍機處奏明，由乾隆帝特旨勒限追繳款項，「與別項分賠、代賠、接續扣繳之例不同，自應先行按限措交」，各地督撫理應「照數按限勒追，報部查核」。¹⁴² 該案自乾隆五十七年起限著追，至嘉慶元年屆限期滿。追賠過程中地方行政機構是否認真執行？追賠款項果否「有名無實」？在此不妨通過各省幫價賠案完繳、題豁數據的統計分析，來評價分賠、代賠制度的執行程度以及其追賠效果。

（一）來自豫省的追賠進度報告

在幫價追賠中，河南既要負責所有涉賠官員賠額核算與造冊工作，又要配合各省督撫查實涉賠官員在河南歷任處所有無財產隱寄，接受各省督撫完繳與題豁咨報，還要負責本省現任官員，以及丁憂、生病、緣事離任等尚未錄用人員的承追工作。不過，河南涉賠官員多現任這一優勢，保障了河南幫價追賠的順利進行，這是其他省分難以比擬的。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四十三等年 38 萬兩案即將限滿，五十五等年 50 萬兩案首限屆滿。河南巡撫穆和蘭奏報，「豫省現任官員屆限應完銀十四萬三千六百餘兩，業已陸續繳解，併透完限外銀五千二百餘兩，分別存庫報撥」。¹⁴³ 這說明河南在最初一年的追賠中，涉賠官員除按限完銀 14 萬餘兩外，並提前完納限外賠銀 5,200 餘兩。戶部「按冊核對，數目相符」，行文河南巡撫「將應行歸款及造入季冊報撥各細數，另行分晰造冊，送部查核」。¹⁴⁴

待嘉慶元年五十五等年 50 萬兩案限滿後，河南承追幫價賠案僅餘少量未結。嘉慶二年十一月河南巡撫題報，豫省承追分賠代賠各款未完官員共 48 名，涉幫價賠案者 18 人，其中多為現任或試用佐雜官員，以及少數病故參革、由子孫代賠者

William T. Row, *Speaking of Profit: 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pp. 1-12.

¹⁴² 〈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原任河南南汝道張廷化應追分賠河工幫價銀其子家貧如洗請豁免事〉，嘉慶二年八月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48-004。

¹⁴³ 〈河南巡撫穆和蘭奏報豫省現任各員賠補河工幫價銀完解及著追銀數事〉，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軍機處錄副」，檔號 03-0680-038。

¹⁴⁴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議河南攤賠幫價案內無著銀兩請照甘省分攤虧空之例辦理事〉，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7756-017。

裴丹青、包詩卿

（詳見表六）。¹⁴⁵ 這些人身為佐雜官員，有廉俸可供抵扣，因此不在乾隆五十九年題豁新例寬免之列。怎奈官卑祿微，扣繳無幾，致使限滿時仍有未完銀 7,825.428 兩。其中，周書同、查鳴昌 2 員屬四十三等年幫價賠案，理應在一年內完繳，卻拖至嘉慶二年尚未繳清；其餘 16 員均屬五十五等年幫價賠案，末限為嘉慶元年，屆限後仍未全完。

表六：嘉慶三年豫省承追未完幫價表（單位：兩）¹⁴⁶

姓名	原任	現任 / 子任	未完銀	戶部審核
吳有容	桐柏縣		65.125	准豁
仇汝瑚	孟縣	題補鄧州知州	78.657	現任州縣，著追
周書同		補嵩縣	549.841	現任州縣，著追
雷 遜	下南河同知	試用同知	1,400.803	官階知縣以上，著追
王如金	留豫辦理軍需	山東捕河通判	389.607	銀數不符，飭查
王興堯	河北道	子王如金代賠	655.893	銀數不符，飭查
查鳴昌	上北河同知	子查鵬扶，布政司經歷	1,361.435	銀數不符，飭查
張雅博		布政司庫大使	27.313	銀數不符，飭查
唐 淮		睢州州判	12.84	銀數不符，飭查
楊緒紹		光州州判	2.397	銀數不符，飭查
馮兆麟		湯陰縣縣丞	1.505	銀數不符，飭查
童 互		河內縣縣丞	16.446	銀數不符，飭查
楊秉乾		孟縣主簿	71.635	銀數不符，飭查
王旭藻		祥符縣縣丞	8.738	銀數不符，飭查

¹⁴⁵ 〈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豫省分賠代賠各案因公罰俸等銀奉詔查明分別請豁事〉，嘉慶三年三月十三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1。

¹⁴⁶ 〈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豫省分賠代賠各案因公罰俸等銀奉詔查明分別請豁事〉，嘉慶三年三月十三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1；〈河南巡撫倭什布題為查明豫省未完分賠代賠銀兩各員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四月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8；〈禮部尚書兼署戶部尚書德明、戶部左侍郎蔣賜棨題為遵旨核議豫省分賠代賠各案銀兩查明分別請豁事〉，嘉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9-010。

姓名	原任	現任 / 子任	未完銀	戶部審核
武達觀	武安縣	子武肅，試用布政司經歷	530.859	銀數不符，飭查
劉 彤	懷（淮）寧縣	子劉玉衡，試用府經歷	137.573	銀數不符，飭查
柳 霈	下北河同知		494.161	銀數不符，飭查
張松孫	河南府	故	2,020.6	其子張智營是否出仕州縣以上

嘉慶元年恩詔例給這些廉微俸薄的底層官員帶來轉機。他們以現未補缺或屬佐貳、又係分賠為由，據例題請豁免。戶部覆核後，確認吳有容未完銀可以豁免。仇汝瑚題補鄧州知州，周書同升補嵩縣，雷遜為試用同知，三人新補官職均在州縣以上，未完賠銀均應繼續追還。其餘 14 位未完銀 5,731.002兩，或本身為佐貳官員，或本身已故、子孫代賠，且子孫又屬佐貳，應予豁免。只不過中間有兩個疑竇仍需河南巡撫協助查核，一是題豁數字與戶部所存底案不同，二是張松孫的子嗣是否出仕州縣以上。戶部敲定處理辦法後，指出該案本屬定限一年、四年完繳之項，「迄今期限久逾，尚未完繳」，又「遲至數年之久」，方才題請豁免，要求將「完繳遲延」和「承追不力」人員名單報部查議。¹⁴⁷

與同時期豫省其他承追賠案相比，幫價賠案涉賠官員人數雖眾，但未完賠額很低。據河南巡撫於嘉慶三年四月中旬題覆，豫省應免「現任文職佐貳及病故緣事暨並未錄用文武等官」共 45 員，未完分賠代賠核減各項共銀 170,521.793 兩。¹⁴⁸其中，幫價未完官員 14 員，佔豫省承追未完官員人數的 31%；幫價未完賠項合計 5,731.002兩，僅為豫省承追總額的 3.4%。

從嘉慶三年戶部的題覆可以看出，豫省承追本省幫價賠案，僅仇汝瑚、周書同、雷遜三員欠銀 2,029.301兩。除雷遜賠額較高，完繳難度較大外，仇、周二員賠額低，再加上其現任州縣身分，極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完繳。王如金等 14 員未完銀 5,000 餘兩，在河南巡撫核實數目後，有望悉數豁免。可以說，河南的幫價承追工作至此基本完成，清廷藉幫價分賠來懲儆豫省地方官員擅行幫價的初衷，也得以部分實現。

¹⁴⁷ 〈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豫省分賠代賠各案因公罰俸等銀奉詔查明分別請豁事〉，嘉慶三年三月十三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1。

¹⁴⁸ 〈河南巡撫倭什布題為查明豫省未完分賠代賠銀兩各員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四月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08。

需要指出的是，清廷以賠罰手段來整肅吏治，對吏治民生而言，實則又加一層戕害。¹⁴⁹ 官員廉俸本屬有限，日常開支尚且不敷，又如何應付接連不斷的額外攤賠罰補？第一部分提到，五十七年清理幫價積欠時，清廷不願背負「加賦」惡名，拒絕河南巡撫穆和蘭每年定額攤徵歲料幫價銀 30 萬兩的提議，還叫停已實行二十七年之久的幫價攤賠舊例，要求州縣按例價銀每垛 45 兩買辦歲料。在料價上漲的情勢下，官方所支例價難敷購辦料物之用，地方官「非貽誤工需，即暗增虧累」。¹⁵⁰ 河南藩司與河道等議定全省官員捐廉辦公，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二十二年間每年捐廉銀 125,000 兩，作為歲料幫價之用。¹⁵¹

125,000 兩的捐辦額度，相當於河南全省官員養廉銀總額的五六成。¹⁵² 鄆陵縣年養廉銀 1,400 兩，歲料幫價一項即攤扣 1,040 兩，¹⁵³ 幾居養廉銀總額的四分之三。與此同時，豫省作為十省通衢，自「嘉慶元年湖北教匪滋事以後」，「各路官兵進征追剿，往來梭織，且西南兩路邊防戒嚴，供支協濟，絡繹不絕，需用孔多」，嘉慶元年至三年間已支用軍需幫價銀 272 萬餘兩之多，亦擬於通省文職各官養廉內攤扣三成。在嘉慶帝看來，若扣繳六成或一半，即有「辦公不敷、籍口滋弊」之憂。¹⁵⁴ 區區養廉何以應對層出不窮的攤派賠補？州縣又無點金之術，若此攤扣，「勢必使州縣不名一錢，或拖欠公款，或需索累民而後已」。¹⁵⁵ 令官員捐廉辦公、賠繳虧項，「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¹⁵⁶

¹⁴⁹ 牟潤孫指出，乾隆四十五年後在和珅、福長安主事下，弘曆祕密收納地方官員議罰銀，官吏因繳罰款而連累屬員，屬員因陷於虧空而加劇剝削百姓，政治更趨腐化。參見牟潤孫，〈論乾隆時期的貪污〉，氏著，《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445-462。

¹⁵⁰ 〈東河總督吳璥、河南巡撫馬慧裕等奏為查明豫東兩省向來辦理物料土方章程酌擬幫價數目及酌籌津貼事〉，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05-0109-029。

¹⁵¹ 〈代行河南巡撫事務楊國楨奏報查明豫省歲料幫價係動用生息銀兩事〉，道光七年九月三十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35-0954-007。

¹⁵² 據河南巡撫吳熊光奏報，豫省巡撫、司、道每年養廉銀約 51,088.7 兩，各府直隸州、州縣約 166,800 兩，全省共計 217,888.7 兩。〈河南巡撫吳熊光奏為查明各官分別扣繳養廉數目恭摺具奏事〉，嘉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宮中檔」，文獻編號 404005416。

¹⁵³ 靳蓉鏡、晉克昌等，民國《鄆陵縣志》卷一〇，〈政治志〉，頁 852, 860。

¹⁵⁴ 〈河南巡撫馬慧裕奏報核明軍需幫價銀數酌分案次定限攤廉還款事〉，嘉慶十年九月初二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35-0941-027。

¹⁵⁵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山東清理財政局編訂全書財政說明書》（收入《清末民國財政史料輯刊》第 1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 568。

¹⁵⁶ 錢大昕撰，呂友仁校點，《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4。

（二）外省幫價追賠個案分析

幫價案追賠工作在豫省外的執行情況，可從貴州、甘肅、廣東三省已未完數目及題豁數額等信息略窺一二。

1. 貴州（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九年）

貴州承追豫省幫價分賠數據，係綜合乾隆五十九年、六十年與嘉慶三年、六年、九年題本資料而成，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貴州的動態追賠過程。從表七可以看出，大部分貴州官員是在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三年間，即在幫價追賠的最初五年內完繳的。未完而繼續著追款項，主要是那些本身有官或其子嗣居官，需從其廉俸中抵扣者。當然，這部分銀兩也可因官員事故、官階轉變、題豁政策鬆動或皇帝恩典而被豁免。

表七：貴州承追豫省幫價分賠表¹⁵⁷

時間	完銀總額	未完總額	姓名	原任	續完銀	未完銀	豁免銀	資料來源
乾 58	110.702		錢玉琳、 王煥士	偃師 臨潁	110.702			17774-021
乾 59	7,813.47	6,684.324	胡廷彩等 8 員		6,486.841			17849-004
			丁衛軫	新野	964.734			
			蕭良弼	宜陽				
			李世傑	河南巡撫	251.193			

¹⁵⁷ 〈戶部尚書蘇凌阿、戶部左侍郎蔣賜榮題為遵察貴州省上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項銀兩已未完數目事〉，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7774-021；〈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查核貴州省乾隆五十八年份承追核減分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銀兩已未完各數目事〉，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7849-004；〈署理戶部尚書慶桂、戶部左侍郎蔣賜榮題為遵查黔省乾隆五十九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各省咨追各項銀兩已未完數目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16；〈貴州巡撫馮光熊題為查明貴州承追前任河南內鄉縣參革知縣楊傳等未完分賠銀兩並無子嗣出仕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五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15；〈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察核貴州省嘉慶二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銀已未完數目事〉，嘉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1-003；〈貴州巡撫孫曰秉題報黔省嘉慶五年份咨追核減分賠代賠等各案銀兩完欠數目事〉，嘉慶六年六月初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345-019。另：表中斜體數字非檔案中原有數字，係據檔案各數據計算而得；「完銀總額」欄數據，含該時間點以前所追賠銀。

時間	完銀總額	未完總額	姓名	原任	續完銀	未完銀	豁免銀	資料來源
乾 60	9,604.579	5,277.88	胡廷彩等 12 員		7,813.47			17928-016
			周毓峴	淇縣	374.442			
			朱文烜	滎陽				
			洪運仁	鄆陵、修武	1,416.667			
			李世傑	河南巡撫				
			楊 焯	淮寧				
嘉 3	10,171.569	2,114.868+	楊 傳	內鄉縣			9.727	18116-015
			朱文烜等 17 員		10,092.013			18121-003
			李世傑等 4 員				5,279.348	
			張有年	河陝道	39.778	411.445		
			劉世棟	懷寧、商水		777.555		
			王育雲	通許		687.604		
			李 絳	汝寧府		238.264		
嘉 6			劉世棟	懷寧、 ¹⁵⁸ 商水	246.72	530.835		18345-019
			洪運仁	鄆陵、修武		891.173	891.173	
嘉 10			洪運仁	鄆陵、修武		891.173		A314-130 ¹⁵⁹

從貴州「完銀總額」與「未完總額」兩欄可以看出：其一，乾隆五十七年追賠伊始，貴州即追回錢玉琳、王煥士兩員應賠幫價銀 110.702 兩，列入五十八年春撥冊內報部查核。

¹⁵⁸ 題本中所載「懷寧」，隸屬安徽。檢閱資料，知劉世棟於乾隆四十六年署河南息縣，復任商水，乾隆五十七年升任貴州正安州，無安徽履任經歷。查商水縣隸屬河南陳州府（雍正十二年置），淮寧縣為其附郭縣，下轄西華、商水、項城等縣。此處疑為書吏抄錄中，因「懷寧」、「淮寧」兩音相同而誤。參見彭焯修，楊德明纂，光緒《續修正安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據清光緒三年刊本影印），卷四，〈職官志〉，頁 219；劉顯世、谷正倫修，任可澄、楊恩光纂，民國《貴州通志》4（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編）》，成都：巴蜀書社，2006，據民國三十七年貴陽書局鉛印本影印），〈宦蹟志十四〉，頁 431a-b；張廷玉等，《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四六，頁 821a-b，雍正十二年八月辛酉（十八）。

¹⁵⁹ 〈貴州巡撫福慶題報承追核減分賠代賠並外省咨追各項銀兩已未完數目〉，嘉慶十年五月四日，張偉仁，《明清檔案》第 314 冊，頁 B178491。

其二，貴州幫價賠銀完繳高峰在乾隆五十八至六十年間。五十九年完繳賠銀為 7,813 兩，完銀總額已經超過未完總額；六十年追完銀高達 9,604 兩，比未完銀多出 4,300 餘兩。此時較高的完繳額，當與幫價案追賠分別限期一年、四年有關。

其三，嘉慶元年恩詔例頒布實施後，貴州幫價賠項完少豁多。據嘉慶三年數據可知，貴州涉賠幫價銀的 18 位官員累計完繳銀 10,171.569 兩，僅較乾隆六十年報完總額多銀 567 兩。相反，題豁總額卻急劇增加，¹⁶⁰ 原任河南巡撫李世傑等 4 員申請題豁銀 5,279.348 兩。¹⁶¹

其四，嘉慶三年後，幫價追賠與題豁進入相對平緩期。力能完繳者，多於乾隆五十七至六十年賠繳完畢；無力完繳者，亦於嘉慶元年恩詔例後題請豁免。剩下的是無力全完者，如歷任鄆陵縣、修武縣的洪運仁；或係現任州縣以上、以廉銀徐徐扣還者，如歷任貴州正安州、黃平州的劉世棟，嘉慶三年前已經繳過一部分幫價賠銀，至嘉慶六年前復完銀 246.72 兩。

綜而觀之，貴州幫價追賠截限完繳率相對較高。嘉慶三年時，貴州方面題報完銀 10,171.569 兩，未完銀 2,114.868 兩，題豁銀 5,289.075 兩，共計銀 17,575.512 兩。依此推算，完繳率可達 57.9%，題豁率為 30.1%，未完率僅為 12%。至嘉慶六年時，未完者僅餘洪運仁和劉世棟 2 員。洪運仁名下未完賠銀 891.173 兩，於嘉慶十二年三月題准豁免。¹⁶² 劉世棟未完銀 530.835 兩，因其致仕前的現任官員身分，¹⁶³ 應無不完的道理。

¹⁶⁰ 嘉慶三年直省有一個題豁高峰。此時幫價賠案均已逾限，戶部「照冊抄單，行文各直省旗籍，嚴飭遵照辦理」，警告各省毋再任意遲延，否則將「承追不力及完繳遲延」各員職名送部查議。參見〈山東巡撫伊江阿題為查明山東承追原任河南開歸道王啟緒分賠漫工銀兩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五月初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7-001。

¹⁶¹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察核貴州省嘉慶二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外省各追各銀已未完數目事〉，嘉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1-003。

¹⁶² 〈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祿康、戶部尚書德瑛題為遵議原任河南已故鄆陵縣知縣洪運仁應追幫價銀兩在貴州原籍無力完繳准豁事〉，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735-007。

¹⁶³ 劉世棟致仕前，由「正安調黃平，前後十五年，再以積俸推升奉天治中」，嘉慶十七年由奉天府治簽升山東濱樂分司運同。參見民國《貴州通志》4，〈宦蹟志十四〉，頁 431a-b；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第 24 冊，頁 721；〈山東巡撫陳預題為補行嘉慶十九年大計循例揭參濱樂分司運同劉世棟年老難以供職事〉，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3-09094-004。

裴丹青、包詩卿

2. 甘肅（嘉慶元年）

甘肅幫價追賠數據，主要來源於嘉慶元年陝甘總督宜綿的題豁奏摺。從中可知，河南河工幫價分賠案中，有朱士和、趙文重等 9 員，或係陝甘總督所屬官員，或籍隸甘肅，共需賠銀 10,895.227 兩。

表八：甘肅幫價追賠表（單位：兩）¹⁶⁴

姓名	應賠銀	已完銀	歸款方式	未完銀	題豁銀
朱士和	700.58	520.619	子蘭州府經歷、署武威縣朱錦昌扣廉	179.961	
王 錦	40.122	40.122	現任巴燕戎格廳		
趙文重	3,590.986	203.2	正寧縣解交變產銀		3,387.786
王建元	1,206.502	499.302	靈州解交		707.2
陸允鎮	885.155	442.578	靈州解交		442.577
姚信璧	489.451				489.451
丁衛軫	887.96		子試用府經歷丁芷代賠 ¹⁶⁵		887.96

¹⁶⁴ 〈陝甘總督宜綿題為查明原河南河北道陸允鎮應追未完攤賠河工幫價銀兩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25；〈陝甘總督為代賠因公賠罰銀兩豁免事〉，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登錄號 116447-001；〈署理陝甘總督秦承恩題為遵查原任河南扶溝縣知縣趙文重應賠幫價銀兩在甘省正寧縣原籍無力完繳請豁事〉，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9-018；〈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陝甘奉追原任河南孟縣病故知縣王建元無力完繳河工幫價銀兩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1-016。

¹⁶⁵ 丁衛軫，貴州貴陽府貴定縣人，舉人，乾隆四十六年大挑一等，以知縣發河南試用，署新蔡縣，任新野縣。其名下幫價賠銀，除五十九年完繳部分外（戶部統計丁衛軫與前宜陽縣蕭良弼共完銀 964.734 兩），下餘四十三等年未完幫價銀 472.972 兩、五十五等年未派幫價銀 414.988 兩，均由其子試用府經歷丁芷代賠。丁芷於乾隆五十一年捐納府經歷，分發甘肅試用，尚未補缺，且在州縣以下，與嘉慶元年恩詔例相符。嘉慶元年八月，陝甘總督宜綿據例題請寬免丁芷代賠銀兩。嘉慶三年五月，丁芷原籍貴州巡撫確認丁芷尚未補缺，且在州縣以下，符合題豁之例。同年十月，戶部題准豁免。參見〈河南巡撫何裕城題請委署縣官〉，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30125-001；〈陝甘總督宜綿題為查明已故原河南新野知縣丁衛軫應追未完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銀兩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24；〈貴州巡撫馮光

姓名	應賠銀	已完銀	歸款方式	未完銀	題豁銀
楊震春	179.115	179.115	會寧縣解交		
寧 泰	2,915.356	575	子玉門知縣恩光扣廉	2,339	
合 計	10,895.227	2,459.936		2,518.961	5,914.974

從完繳時限上來看，截至陝甘總督題報時，現任官員王錦與甘肅籍官員楊震春分別繳清應賠幫價銀 40.122 兩、179.115 兩。另有 7 員未按限完繳，其中，朱士和、寧泰均有子嗣出仕甘肅州縣以上官員，可扣廉完繳；趙文重、王建元、陸允鎮、姚信璧、丁衛軫五員未完銀兩可題請豁免。

再從完繳與題豁數據來看，截至嘉慶元年三限期滿，甘肅已完銀 2,459.936 兩，完繳率為 22.58%；未完銀 2,518.961 兩，約佔總額的 23.12%；題豁銀 5,914.974 兩，約佔總額的 54.29%。甘肅較低的完繳率和較高的題豁額，可能與其地瘠民貧有密切關係。

在未完項中，寧泰所欠部分能否如數追繳，關係到甘肅的整體追賠效果，在此不妨進一步分析論證。嘉慶元年恩詔例頒布後，其子恩光以該項賠銀係因公賠罰、子孫代賠，援例請免。陝甘總督宜綿據例題豁，嘉慶批紅「該部議奏」。¹⁶⁶ 依據戶部後來的補充條例，子嗣出仕州縣以下佐雜職任方可豁免。恩光於嘉慶元年署任甘肅玉門知縣，續任西寧縣知縣、靜寧州知州等。¹⁶⁷ 縱然甘肅州縣官缺瘠貧，以恩光實任州縣情狀，難逃扣廉歸款之劫。同樣，朱士和名下未完銀 179.961 兩，從其子蘭州府經歷朱錦昌名下扣廉歸款。朱錦昌於嘉慶元年雖屬佐雜，但署任武威縣，視同州縣，此後又任甘肅永昌縣，¹⁶⁸ 似無不賠之理。若恩光、朱錦昌均能代為賠補，甘肅省承追賠項或可達到近半的預期。

熊題為查明貴州承追前任河南內鄉縣參革知縣楊傳等未完分賠銀兩並無子嗣出仕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五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6-015；〈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貴州奉追原河南內鄉縣參革知縣楊傳等分賠河工幫價等銀無力完繳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十月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0-010。

¹⁶⁶ 〈陝甘總督為代賠因公賠罰銀兩豁免事〉，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16447-001。

¹⁶⁷ 〈吏部為恩光陞補靜寧州知州〉，嘉慶七年七月五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22377-001；〈陝甘總督為知州全完糧草請准開復事〉，嘉慶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04556-001。

¹⁶⁸ 〈吏部為孫步蟾調補永昌縣知縣〉，嘉慶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22504-001。

3. 廣東（嘉慶三年）

「現任在粵」及「籍隸粵東」官員應賠幫價銀 9,477.793 兩，嘉慶三年前已完銀 5,669.587 兩，完繳率 59.8%。與甘肅 22.58% 的完繳率相比，廣東最初幾年的追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僅餘 40.2% 欠項有待進一步追解。

嘉慶三年，廣東省應追河工幫價銀 4,007.959 兩，已完銀 1,324.47 兩，約佔總數的 33%；題准豁免銀 1,884.933 兩，約佔總數的 47%。這與廣東承追項下涉賠官員多離任病故、現任州縣以上官員較少密切相關。未完銀中，僅有單可堪應賠銀 798.556 兩需照數追還。這說明，嘉慶三年時，廣東已追回本省幫價賠額的三分之一，再加上近半的豁免額，廣東省的完繳結案、題豁銷案率達 80%，僅餘 20% 的承追任務。

表九：廣東省幫價追賠表（單位：兩）¹⁶⁹

姓名	應追銀	已完銀	未完銀	題豁銀	題豁理由
彭元一	651.239			651.239	家產全無、無力完繳
邱錫疇	146.601			146.601	家產全無、無力完繳
陳國瑞	628.686			628.686	家產全無，無力完繳
鄭大進	1,765.96	1,324.47		441.49	病故，據嘉慶四年例追，是年九月免 ¹⁷⁰
單可堪	798.556+		798.556		
謝泰雋	16.917			16.917	身故，子嗣無出仕州縣以上
合 計	4,007.959	1,324.47	798.556	1,884.933	
比 率		33%	20%	47%	

¹⁶⁹ 〈廣東巡撫陸有仁題為查報廣東省上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銀兩已未完數目事〉，嘉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7-007；〈廣東巡撫朱珪題為遵旨查明故員邱錫疇任內應追賠河工銀兩無力辦繳請豁免事〉，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5-005。

¹⁷⁰ 戴均元等，《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五二，頁 668a-b，嘉慶四年九月辛巳（二十六）。

實際上，表九所列單可堪一欄未完銀 798.556 兩，並非應賠總數，之前他已完繳部分款項。而且，單可堪這筆未完銀，將來有望全完。因單可堪進士出身，自乾隆五十九年任廣東始興縣知縣，至嘉慶三年八月依然在該縣任上。¹⁷¹ 現任知縣身分，未完銀千兩以下，完全滿足嘉慶朝追賠條件，幾乎沒有逃脫追賠的可能。¹⁷² 若單可堪的未完銀能夠如數全完，廣東省完繳率可以過半。

從貴州、廣東、甘肅三省題報來看，幫價追賠工作在各省得到認真執行。貴州的完繳度較高，達到 57.9%。廣東、甘肅的題報完繳率相對較低，分別為 33%、22.58%。然而，其未完項下的涉賠官員多有任職州縣以上的經歷，很難逃脫戶部的追繳，如此一來，廣東、甘肅兩省最終完繳率或有近半的預期。從題豁率來看，貴州為 30% 左右，甘肅、廣東在 50% 左右。題豁率高低，受涉賠官員家產、官員現任品級、官缺優劣、地域經濟等因素制約。無論如何，從追賠執行角度來講，題豁即可銷案。對貴州、廣東、甘肅三省而言，幫價賠案的結案、銷案率在 80% 左右，大體履行了相應的承追職責。

（三）幫價案追賠率分析

合乎制度的東西總是湮沒無聲的。現存檔案多為題豁之件，完繳記錄較為少見。受檔冊留世狀況的客觀限制，要對幫價追賠率進行詳實的考證，並非易事。目前，僅能據一檔所藏題本、硃批奏摺、軍機處錄副，以及中研院所藏內閣大庫檔、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宮中檔等檔案，擇取各省每年年底例行奏報承追各案已

¹⁷¹ 阮元修，陳昌齊纂，道光《廣東通志》（收入《中國省志彙編》第十種第 2 冊，臺北：華文書局，1968，據清同治三年重刊本影印），卷四八，〈職官表三十九〉，頁 803；〈兩廣總督吉慶為泊船被劫題參疏防文職〉，嘉慶三年八月二十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45247-001。

¹⁷² 目前難以查知嘉慶三年以後單可堪的任職信息，然其胞弟單可壺於嘉慶二年任裕州知州，嘉慶十八年於溫州府知府任上病歸。按照清廷當時的追賠邏輯，若單可堪無力完繳，可能會令其胞弟單可壺代賠完繳。參見〈河南巡撫兼提督銜穆和蘭題報睢州知州單可壺有親母黃氏在伊胞兄洛陽知縣單可堪任內病故例應丁憂〉，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69479-001；〈河南巡撫景安題請以單可壺補授裕州知州事〉，嘉慶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3-08238-009；〈浙江巡撫高杞題為溫州府知府單可壺患病難以供職請准回籍調理事〉，嘉慶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題本」，檔號 02-01-03-08964-018。另：單可堪中的「堪」，原檔寫為「基」，查《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為「堪」，是以依後者為準。參見秦國經，《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 23 冊，頁 117, 121。

完、未完數額題本，以及各省幫價賠案題豁題本，按涉賠官員職任、休革病故情況，對幫價賠案的追賠效果進行嘗試性的探討。

1. 現任官員完繳率分析

戶、工二部追賠的重點對象是有廉俸收入的現任官員。無論本身現任，抑或其子孫為現任官員，其應支、應領廉俸銀成為國家追討賠項中的最後一道保障。是以，現任官員若能在部定期限內如數措繳，自然最好不過；否則，俸廉將被抵扣。幫價賠案作為眾多賠案中的一個個案，亦循此追賠邏輯進行。

幫價賠案中，原河南溫縣王元鷺名下應賠款項有二：一是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銀 1,496.477 兩，二是乾隆五十五等年河工料物幫價銀 531.329 兩，分別限期一年、四年完繳。因王元鷺已經病故，改從其兒子王垂紀（時任湖北孝感知縣）名下著追。自五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湖北巡撫接准部咨之日起限，至五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一年限滿，雖經官方節次嚴催，王垂紀未繳分文。乾隆五十九年八月，湖北巡撫將完繳遲延的王垂紀及督催不力之知府咨部請參。王垂紀被降俸二級，始將銀 1,496.477 兩、531.329 兩先後完解到司，方被開復處分。¹⁷³

與王垂紀籌措全完不同，有些官員一時無力措繳，則以廉俸扣抵。直隸廣平府經歷侯乃左，代賠其父侯於鄴前在封邱縣任內攤賠五十五等年河工積欠幫價銀 515.166 兩，分限四年完解，每年繳銀 128.7915 兩。自五十八年起至六十年止，侯乃左共繳過銀 288.792 兩，其中多數來自其每年 80 兩廉俸的全額抵扣。¹⁷⁴ 另有甘肅候補府經歷丁芷代賠其父丁衛軫應賠未完幫價銀 887.96 兩，¹⁷⁵ 甘肅莊浪茶馬同知李祖瑞代完其父河南布政使李承鄴應賠未完幫價銀 3,627.067 兩，¹⁷⁶ 候

¹⁷³ 〈湖北巡撫倭什布題為江陵縣降俸知縣王垂紀續完伊父分賠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銀兩請開復事〉，嘉慶六年二月三十日，「題本」，檔號 02-01-04-18343-020。

¹⁷⁴ 〈直隸總督胡季堂題為查明廣平府經歷侯乃左無力完繳代賠河工銀兩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7-013。

¹⁷⁵ 〈陝甘總督宜綿題為查明已故原河南新野知縣丁衛軫應追未完乾隆四十三等年河工幫價銀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24。

¹⁷⁶ 李承鄴應賠五十五等年幫價銀 4,836.089 兩，其長子變賣原籍家產完繳頭限銀 1,209.022 兩，餘銀 3,627.067 兩自其子莊浪同知李祖瑞養廉銀內扣繳。參見〈陝甘總督宜綿題為查明甘省莊浪同知李祖瑞應追其父乾隆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未完銀兩請照例寬免事〉，嘉慶元年九月初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03-027。

補府經歷喻燮代賠其父喻綸應賠幫價銀 1,719.185 兩，¹⁷⁷ 都或多或少地以廉俸完繳過部分賠銀。

現任官員完繳率問題，因缺乏直接資料而難以進行較為紮實的梳理。幫價賠銀按限完繳是追賠過程中的常態，地方督撫僅需將追繳實數造入季冊報撥、報部查核登記即可，¹⁷⁸ 很難系統地覓獲各直省冊報檔案。貴州省題本中有一部分本省並不承追而需咨文外省追賠的數據，關乎到現任官員本身分賠或子孫代賠幫價的完繳情況，可依此展開現任官員追賠率的探討。¹⁷⁹ 為進行詳確的數據分析，本文按照賠繳對象的不同，將之分為「本人賠繳」與「子孫代賠」兩類，製作「貴州咨文外省追賠幫價表」（表一〇）。

¹⁷⁷ 〈總理戶部王大臣永理、戶部尚書布彥達賚題為遵查廣西題報原任河南陳州府知府唐尹等分賠代賠各案實係本人無力完繳請准豁免事〉，嘉慶四年五月三十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4-012。

¹⁷⁸ 原任靈寶縣趙吉芝完繳幫價銀 11.653 兩，直隸總督咨文戶部「照數全完，兌收貯庫」，戶部「註冊存查」，「移咨該督轉飭造入季冊報撥，並移付福建司登記」。參見〈直隸總督梁肯堂題為原任河南南汝道張廷化應追分賠河工幫價銀其子家貧如洗請豁免事〉，嘉慶二年八月十六日，「題本」，檔號 02-01-04-18048-004。

¹⁷⁹ 各省接到戶部追賠咨文時，將涉賠官員中那些現任本省、籍隸本省或寄籍本省者，作為本省承追之項，責令各府縣追賠，是謂「本省咨追」，細分為「本省咨追本人名下」、「本省咨追子孫代賠」兩類；那些業已升遷他省或籍隸本省而本人、子孫現於外省做官者，則分別咨文涉賠官員本人或子孫所在省分承追，對於受咨承追省分而言是謂「外省咨追」，又分為「外省咨追本人名下」、「外省咨追子孫代賠」。貴州巡撫承追項下有籍隸貴州而外省做官者，如前任滑縣丁憂知縣黎濬、前通許縣丁憂知縣張極、前新野縣丁衛軫、前長葛縣陳世榮、前祥符縣何如鍾、前開封府吳文彬、前河督韓鑠；亦有曾任貴州而現任他省者，如前任河陝道萬寧（曾任貴州布政使）等，應從本省承追項下摘出，咨報戶部，由戶部另案移咨直隸、江西、江蘇、福建、甘肅等原籍、任所分別著追。承追省分需將完繳、題豁狀況咨報戶部，戶部咨覆貴州於下年承追案內造報查核，是以貴州題報冊中有咨文外省承追檔案的留存。參見〈江寧巡撫費淳題為查明本省未完應賠代賠銀兩各員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五月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7-005；〈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查核貴州省乾隆五十八年份承追核減分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銀兩已未完各數目事〉，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7849-004。

裴丹青、包詩卿

表一〇：貴州咨文外省追賠幫價表（單位：兩）¹⁸⁰

	姓名	原任	籍貫 / 現任	追銀	完銀	豁銀	未完銀	時間
本人名下	黎 濬	滑縣	貴陽 / 江蘇 溧水	1,977.015			1,977.015	嘉 3
	張 極 ¹⁸¹	通許縣	遵義 / 直隸 安肅	180.455	180.455			嘉 3
	韓 鏞	河督	畢節 / 兵部 侍郎	3,332.278	3,332.278			嘉 3
	萬 寧 ¹⁸²	河陝道	滿洲正黃旗 / 曾任貴州 布政使、現 任江西布政 使	1,706.998	1,706.998			嘉 3
	何如鍾 ¹⁸³	許州等	平遠 / 廣東 廉州府	2,993.961	582.895		2,411.066	嘉 9
	總額			10,190.707	5,802.626		4,388.081	
	比率				56.9%		43.1%	

¹⁸⁰ 表一〇主要資料來源：〈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查核貴州省乾隆五十八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銀兩已未完各數目事〉，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題本」，檔號 02-01-04-17849-004；〈署理戶部尚書慶桂、戶部左侍郎蔣賜榮題為遵查黔省乾隆五十九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各省咨追各項銀兩已未完數目事〉，乾隆六十年七月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7928-016；〈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察核貴州省嘉慶二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銀已未完數目事〉，嘉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1-003。

¹⁸¹ 張極，貴州遵義縣人，嘉慶三年任直隸安肅縣知縣。參見〈直隸總督管巡撫事梁肯堂題報貴州一等舉人委用知縣張極前任河南滎陽知縣現署直隸阜平知縣接算前後兩任試署一年期滿請准照例實授〉，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64473-001；〈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和坤、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察核貴州省嘉慶二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銀已未完數目事〉，嘉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1-003。

¹⁸² 萬寧，乾隆五十六至五十八年間任職貴州布政使，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四年間任江西布政使。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讀取 2019.06.01)。

¹⁸³ 〈廣東巡撫陸有仁題為查報廣東省上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銀兩已未完數目事〉，嘉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7-007；〈戶部尚書祿康、戶部尚書朱珪題為遵察貴州省上年承追核減分賠代賠及外省咨追各項銀兩已未完數目事〉，嘉慶九年九月十二日，「題本」，檔號 02-01-04-18525-017。

	姓名	原任	籍貫 / 現任	追銀	完銀	豁銀	未完銀	時間
子孫名下	丁衛軫	新野縣	貴定 / 子丁 芷，甘肅試用府經歷 (候補)	887.96		887.96		嘉 3
	吳文彬 ¹⁸⁴	開封府	畢節 / 子福建沙縣	750	163.704	586.296		嘉 3
	陳世榮 ¹⁸⁵	長葛縣	平遠 / 子孫賠	321.391	80	241.391		嘉 3
	總額			1,959.351	243.704	1,715.647		
	比率				12.4%	87.6%		

從表一〇可以看出，貴州咨文外省於本人名下追賠的 5 名現任官員，完繳比率為 56.9%。其中，張極、韓鑠、萬寧三位，到嘉慶三年時已全部繳完賠銀，何如鍾亦陸續完繳銀 582.895 兩。何如鍾作為現任知府，似不應如此延玩。只是他名下應追銀款非僅幫價一案，¹⁸⁶ 且於嘉慶四年前後被參失官，致使幫價賠銀完少欠多。其中，黎濬直至嘉慶三年分文未繳。乾隆五十八年黎濬丁憂服滿後，掣補江蘇江寧府溧水縣，嘉慶七年升署松江府柘林通判。¹⁸⁷ 以其現任州縣以上的身分，這筆賠銀不應不完。

¹⁸⁴ 吳文彬名下應賠幫價銀，由其子福建沙縣知縣吳大勳賠補。吳大勳繼而緣事被參，大勳子嗣無出仕州縣以上者，經題請豁免。參見〈貴州巡撫馮光熊為查明奉追原任福建沙縣知縣吳大勳代賠河工幫價銀兩照例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七月初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8-013。

¹⁸⁵ 陳世榮，貴州平遠人，乾隆三十年任長葛縣。江寧巡撫費淳題豁檔案載陳世榮應追幫價銀列入「外省咨追子孫代賠銀兩」項下題豁，可知陳世榮幫價欠銀應由其在江寧做官的子孫代賠。具體是誰，目前難以確證。參見阿思哈、嵩貴，乾隆《續河南通志》卷四七，〈職官志〉，頁 495；〈江寧巡撫費淳題為查明本省未完應賠代賠銀兩各員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五月十五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7-005；〈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和珅、戶部尚書福長安題為遵旨核議江蘇省江寧各屬應追本省外省分賠代賠各項銀兩請豁免事〉，嘉慶三年十月初九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20-009。

¹⁸⁶ 其名下尚有別項賠銀 912.864 兩。參見〈廣東巡撫陸有仁題為查報廣東省上年份承追核減分賠代賠銀兩已未完數目事〉，嘉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97-007。

¹⁸⁷ 秦國經，《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 23 冊，頁 10。

「子孫名下」欄中，丁衛軫、吳文彬、陳世榮等名下賠銀是完少豁多。該 3 員均為病故參革人員，幫價賠項本應由其子孫代賠。隨著嘉慶元年恩詔例的實施，官階低微者，如丁衛軫之子丁芷，得以題請豁免。官階高者，如吳文彬之子福建沙縣縣令吳大勳，雖然有力代為償還，只是嘉慶三年緣事被參，餘銀據例題請豁免。

由上可見，涉賠人員是否現任、官階大小、缺分優劣等因素，與幫價分賠銀的完繳率、題豁率密切相關。如前任東河總督韓鑠歷任戶部、兵部侍郎，前河陝道萬寧現任江西布政使，兩人均為封疆大吏，官高廉豐，足以全額措繳。這說明在應付國家追賠問題上，總督、巡撫與藩臬兩司擁有豐厚的廉俸和較高的陋規收入，具有較強的措繳賠補能力。如兩江總督魏元煜有應賠挑河砌灘、重運渡黃等銀 23,700 兩，由其弟魏元烺先後在廣東藩司、福建巡撫任內以養廉銀扣半完繳。¹⁸⁸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州縣以上現任官員，有養廉銀、陋規等收入支撐，也具有一定的賠補實力。如原通許縣張極現任直隸安肅縣，原淮寧縣劉世棟現為正安州知州，該二員為地方州縣，或全額完繳，或繳完大部分欠銀。

再者，從「本人名下」與「子孫名下」兩欄數據對比可以發現，現任官員本身名下追賠的完繳率遠高於子孫名下追賠者，而子孫名下追賠的題豁率較高，這與代賠子孫官階低微、鮮有州縣以上職任者密切相關。

2. 離任官員題豁率分析

追賠中較為繁瑣而又難收實效的群體是那些休革病故官員。他們一旦離任，則失去廉俸等正項收入，以及敲詐勒索民間的權柄。能夠追回多少賠銀，需視其子孫出仕與否、家底厚薄等情而定。

從目前統計到的題豁數據來看，¹⁸⁹ 休革病故離任官員賠項完繳率較低。嘉慶元年恩詔例後題豁的 159 名官員中，以變抵家產田地、廉俸坐扣等方式繳完三

¹⁸⁸ 〈福建巡撫魏元烺奏為分賠閩海關項尚未全繳請准展限一年事〉，道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硃批奏摺」，檔號 04-01-35-0379-004。

¹⁸⁹ 該部分題豁數據，原博士論文製有表格，續據一檔、臺灣所藏檔案有所完善，此處為節省文章篇幅而略去，暫請參見裴丹青，〈清代河工研究〉，「附表五：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元年河工幫價分賠官員題豁表」、「附表六：嘉慶元年恩詔題豁表」。需要說明的是，表中統計的題豁銀為保守數字，實際題豁額當高於此數。

限銀者，僅有何燭、何裕城父子與雷汪度、夏時、楊傳、李學沆等 9 員，約佔題豁總人數的 5.7%。完繳額與題豁額各佔一半者為陸允鎮、趙載元、姚文坤、陶應遇、王庶、丁衛軫、侯於鄴等 11 員，約佔題豁總人數的 6.9%。完少豁多者（僅繳完初限銀及其以下者）24 員，約佔題豁總人數的 15.1%。這些有完繳記錄的 44 位官員，僅完銀 33,224.24 兩，不足其應賠總額的 2.3%。此外，還有 115 名官員全額題豁，分文未完。

那麼，幫價分賠案中到底題豁了多少銀兩？據不完全統計，乾隆年間 57 名官員題豁銀 29,560.474 兩，嘉慶年間 159 名官員題豁銀 110,533.67 兩，乾、嘉兩朝 216 名官員共題豁銀 140,094.144 兩，¹⁹⁰ 約為乾嘉兩朝 216 名官員應賠總額 176,213.134 兩的 79.5%，約為幫價分賠案總額 88 萬兩的 15.9%。若再加上其他後來符合題豁條件的官員、嘉慶二十四年「嘉慶六旬大慶寬免例」豁免者及其他尚未統計到的題豁數據，河工幫價分賠案實際題豁率應高於 15.9%。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幫價賠案中對休革病故官員的追賠基本上是有名無實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幫價賠案在行政機構中的執行效力。嘉慶三年前後，涉賠人員通過變賣房產田地、抵扣廉俸等方式，措繳全部或者部分款項。豫省基本完成本省現任官員承追項下的追賠工作；貴州完繳率 57.9%，題豁率 30.1%；廣東完繳率 33%，題豁率 47%；甘肅完繳率 22.58%，題豁率 54.29%。無論繳完結案，或題豁銷案，均已完成 80% 左右的承追工作。戶部也按照追賠章程與程序嚴追，無論完繳結案，抑或題豁銷案，均從追賠清冊中一一勾銷，但凡一分一釐，不會不了了之。

外省追賠個案中 20% 左右的未完銀，多係現任官員所欠。這類官員本身或者子嗣出任州縣以上，既不符合題豁條件，又難以在短時間內如數完繳，勢須扣廉歸款。雖然戶部將幫價賠案限滿未能全完原因，歸結為各省督撫未「據實著追」，「任意延緩」。¹⁹¹ 實際上，這裡面存在著一個現任官員是否有力按限完繳賠銀的問題。這部分款項在將來是完是豁，要視涉賠官員仕途命運、追賠政策變動而定。

¹⁹⁰ 說明如下：其一，部分題豁檔案僅給出題豁數據，未說明某員應賠總數。因此在「追賠銀」總數統計中，對缺少應賠總數的檔案，暫用「題豁銀」數據代替「追賠銀」數據。其二，部分官員在申請題豁前可能已完繳部分賠銀，故而題豁官員應賠幫價總額可能高於 140,094.144 兩。

¹⁹¹ 〈貴州巡撫馮光熊題為查明奉追原任福建沙縣知縣吳大勳代賠河工幫價銀兩照例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七月初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8-013。

完繳率與題豁率，是衡量分賠案承追效果的一個指數，但並非判斷官僚機構執行力的惟一標準。乾、嘉兩朝題豁人員 2.3% 的完繳率，實受涉賠官員職位高低、家產多寡、子孫生計等客觀因素的制約。有案可據的 14 萬餘兩題豁銀、外省 50% 左右的題豁率，當與乾嘉之際分賠代賠制度的寬鬆、題豁範圍的擴大等政治環境密切相關。在清廷允許休革病故、現任文職佐貳官員題豁款項毋庸再次攤賠的情況下，戶部等官僚機構把題豁銷案作為追賠工作的重心。嘉慶三年前後，就乾隆四十三等年及五十五等年河工幫價銀兩案逾期未能通案銷結一事，戶部指示：「內如例應完繳者，自應即行照數勒追完項；如有逾限不完，亦應照例查參嚴追；倘力不能完無可著追者，亦應照例查明題請豁免，以清案牘，方為允協。」¹⁹² 因此，相當人數與比例的題豁數據，並不意味著分賠代賠制度在執行中出了什麼問題，更不能因此全盤否認官僚機構的追賠效果。

六·結語

清代分賠、攤賠與代賠制度，主要用於錢糧虧空、關稅短徵、工程核減、軍需核減等常規分賠，以及清查直省倉庫虧空、漫工賠案等個案分賠，其目的是賠補倉庫虧空、懲儆官員、整肅吏治；賠補手段有估變家產、子孫代賠、扣抵廉俸等。賠補制度作為一種官員監察與問責制度，有清一代持續存在，但具體怎麼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學界目前尚未有明確結論。通過乾隆五十七年豫省河工幫價分賠案的梳理可以看出，分賠、代賠制度在乾隆、嘉慶年間依然是行之有效、執行到位的。

首先，官僚機構在執行追賠任務的過程中，保持著較高的執行力。州縣是追賠工作的直接承擔者，對那些家有餘力者，督促家屬變賣家產，繳納賠銀；而那些家產盡絕、無力完繳者，則傳喚左鄰右舍，取具保結，加蓋印結，稟詳上憲題豁。督撫據藩司申報，將本省追賠情況題報戶部，每筆賠銀，完繳多少，題豁額度，豁免緣由，皆有說明。戶部據各地督撫題冊，勾銷已完銀兩，審核題豁銀兩，奏報皇帝旨准。

其次，清廷與官僚機構及時調整題豁政策，確保分賠代賠制度的有效執行。乾隆五十九年，清廷取消分賠代賠題豁款項於同案各員名下再次均攤代賠舊例，

¹⁹² 〈貴州巡撫馮光熊為查明奉追原任福建沙縣知縣吳大勳代賠河工幫價銀兩照例請豁免事〉，嘉慶三年七月初八日，「題本」，檔號 02-01-04-18118-013。

免去同案官員再次分攤賠補之累，官僚機構輾轉咨迫、案牘紛擾之繁。嘉慶元年恩詔例，准許本身現任、子孫現任京官五品以下、外官佐貳以下俸廉微薄官員題請豁免。這說明乾隆、嘉慶之際，在涉賠官員眾、追賠款項多的情況下，清廷從制度層面允許分賠、代賠、核減等因公賠項中的題豁銀兩歸於無著，以期早日題結銷案，幫價賠銀追回率高低似乎不再是追賠工作的重點。

再者，從直省幫價追賠情況來看，嘉慶三年前後，豫省基本完成本省承追項下的追賠工作；貴州和廣東、甘肅三省也完成約 80% 的完繳與題豁工作；剩餘的 20% 左右未完銀，大多要從現任官員廉俸中緩緩抵扣。總體上看，每筆賠項，或繳或免，戶部毫不含糊，均依例從追賠清冊中核實勾銷。

幫價賠案中的追繳率與題豁率，固然是衡量追賠效果的一個指數，但受到涉賠官員休革病故、本身或者子孫現任官職等客觀情況制約。具體來講，涉賠官員或其子孫有現任州縣以上官職者，但凡稍有餘力，不會冒著被查參處分的風險而抗命不繳，無力者亦可資廉俸緩緩抵扣。河南承追賠項的基本完結，以及貴州咨文外省承追現任官員本身名下 56.9% 的完繳率，說明清廷對現任官員的追賠有一定實效。而那些休革病故業已離任者，除少數人可以通過變賣房產田地、以子孫廉俸抵扣等方式措繳部分賠銀外，大部分人則以家產盡絕、無力完繳、無人出仕等理由據例題請豁免。乾嘉兩朝 216 員 14 萬餘兩的題豁額、2.3% 的完繳率，似乎是幫價追賠「有名無實」的有力證據。然而，並不能據此來否定分賠代賠制度的執行力，此乃乾嘉之際分賠代賠案題豁政策轉趨寬鬆的結果。

無論如何，河南河工幫價分賠案本身，是對乾隆、嘉慶年間行政運作效率的具體實證，改變了我們以前對清代賠補制度執行不力、效果不佳、款項無著的固有印象。當然，該案僅是乾嘉年間眾多分賠中的一個個案，因涉案官員多、賠銀總額大、持續時間長而被作為論證的對象，但幫價分賠案中所反映出的賠補制度與題豁政策，同樣適用於其他因公分賠代賠及核減等個案。

另外，從河工幫價分賠案還可以看出，清代前中期所確立的財政體制，因僵硬固化、缺乏變通而無法在地方上正常執行和運轉。豫省歲料幫價賠案，雖因幫價攤徵歸款不力、積欠漸多而起，實乃東河額定歲料例價不敷、河工經費不足的產物。面對幫價日漸增多、庫款虛懸惡化的現狀，乾隆帝並未及時調高例價，增撥河款，而是簡單武斷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叫停豫省幫價，並責令倡行幫價以及幫價徵解不力官員來分賠虛懸款項。在朝廷威權之下，豫省官員勉力應對，全省公捐廉俸幫辦歲料，按限賠繳幫價賠款。官員既無點金之術，亦難枵腹辦公，大

裴丹青、包詩卿

員索於州縣，州縣加派於民。結果是民窮官困，各種虧空、積欠問題層出不窮，愈演愈烈。乾隆中後期以來的衰敗之勢，從中已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最後，乾嘉以來基層官員的貧困，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河工幫價題豁案中記載的大多數州縣官員，或「寒士出身」，或「家產不值百金」，甚至身後家眷生活無著。如此出身與家產，經不起些許風浪，但凡國家的一次追賠，足以使其傾家蕩產。而他們的子弟，難以藉其「官二代」身分繼續浪跡宦海，絕大多數是自謀生業，度日艱難。那些以遊幕、教書度日者，雖然有那麼一點仕宦子孫的體面，但也擺脫不了「日食不貲」、「衣食不給」、「借屋棲身」的窘境。悲慘者流落他鄉，「在外謀食」、「在外餬口」，不知下落。這說明清代不合理的廉俸制度，已使中下層官員疲於應付乾隆中後期以來物價上漲所帶來的各種額外支出，再加上諸種攤廉、捐款、虧缺，使官員在任時焦頭爛額，舉步維艱，卸任病故後殃及子孫，家業凋零。

（本文於民國一〇八年一月二日收稿；同年十月二十四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得到恩師劉昶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段自成教授的無私幫助；另蒙審查人及編輯惠賜寶貴修正意見，謹此敬致謝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軍機處錄副」，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宮中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硃批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題本」，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
- 中華書局影印，《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據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山東清理財政局編訂全書財政說明書》，收入《清末民國財政史料輯刊》第1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 田文鏡撰，張民服點校，《撫豫宣化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 托津等纂，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688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9。
- 朱軾等總裁，《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佚名撰，《河幕撮要》，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史部第35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據清乾隆間鈔本影印。
- 佚名輯，《河壩雜誌》，抄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吳箕孫編，《豫河志》，民國十二年河南河務局鉛印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阮元修，陳昌齊纂，道光《廣東通志》，收入《中國省志彙編》第十種，臺北：華文書局，1968，據清同治三年重刊本影印。
- 河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河南省檔案館編，民國《河南新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據民國十八年稿本點校重印。
- 阿思哈、嵩貴纂修，乾隆《續河南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220，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影印。
-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
- 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
- 張廷玉等總裁，《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張偉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1995。

裴丹青、包詩卿

彭元瑞，《清朝孚惠全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彭焯修，楊德明纂，光緒《續修正安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據清光緒三年刊本影印。

痛定思痛居士撰，李景文等點校，《汴梁水災紀略》，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

賀長齡、魏源，《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清光緒十二年思補樓重校本影印。

董誥等總裁，《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靳蓉鏡、晉克昌等修，蘇寶謙纂，民國《鄢陵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據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影印。

劉顯世、谷正倫修，任可澄、楊恩光纂，民國《貴州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編）》，成都：巴蜀書社，2006，據民國三十七年貴陽書局鉛印本影印。

黎世序，《續行水金鑑》，清道光十二年刻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錢大昕撰，呂友仁校點，《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戴均元等總裁，《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二·近人論著

朱誠如、張力

- 2001 〈嘉慶朝整頓錢糧虧空述論〉，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2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163-194。

米丹尼

- 2008 〈朝衰、和坤及咸與維新之意識形態〉，《清華學報》（臺北）38.2：231-255。

牟潤孫

- 1987 〈論乾隆時期的貪污〉，氏著，《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頁445-462。

李光偉

- 2011 〈清代田賦蠲緩研究之回顧與反思〉，《歷史檔案》2011.3：42-49, 68。

何平

- 2000 〈清代不完全財政制度下的賦稅負擔與稅收失控〉，《稅史研究》2000.2：77-82。

莊吉發

- 2015 〈整理財政——清世宗與錢糧虧空之彌補〉，氏著，《清史論集》24，臺北：文史哲出版社，頁151-178。

- 郭成康
1996 〈18世紀中國物價問題和政府對策〉，《清史研究》1996.1：8-19。
- 張菁華
2007 〈懲貪風而申國憲——乾隆朝懲治侵貪案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彭信威
2007 《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裴丹青
2016 〈清代河工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論文。
- 鄧亦兵
2008 《清代前期關稅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 劉文遠
2011 《清代水利借項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劉鳳雲
2013 〈嘉慶朝清理錢糧虧空中的艱難抉擇——兼論君臣在地方財政整飭中的不同認識〉，《中州學刊》2013.5：128-136。
- 魏美月
1996 《清乾隆時期查抄案件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McMahon, Daniel
2015 *Rethink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Imperial Activism and Borderland Management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ow, William T.
2018 *Speaking of Profit: 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Wang, Wensheng
2009 "Social Crises and Political Reform during the Jiaqing Reign of Qing China, 1796-1810s." In *From Early Tang Court Debates to China's Peaceful Rise*, edited by Friederike Assandri and Dora Martins. Amsterdam, Netherlan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 33-52.
- Will, Pierre-Etienne
1990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三・網路資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讀取 2019.06.01。

A Case Study on the *Fen-pei* (分賠) of Henan's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in 1792

Dan-qing Pei and Shi-qing B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en-pei (分賠) was a measure introduced by the Qing court to punish those officials who caused deficit or damage in the line of duty, such as tax & tariff collection, granary storage and projects construction, etc. In the fifty-seventh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 (1792), there was a huge deficit of about 3.23 million tael of silver in the Henan provincial treasury,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accumulated debts of the Yellow River maintenance projects. In order to compensate the treasury, a burden of 1.88 million tael of silver was shouldered by the common people of Henan, while the remaining 1.35 million tael of silver was to be paid by related officials who had been serving in Henan between 1765 and 1791. The entire case began in the year 1792 and lasted until the end of Jiaqing period, affecting all the 18 provinces of the Qing Empire. During the process,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cooperated smoothly to recover arrears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setting deadlines, deducting salaries, confiscating private property, and passing on debt to the children of officials. At the same time, policy was constantly supplemented and perfected so that families with no property could enjoy an exemption issued by the current empero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Jiaqing's reign, the recovery efforts were nearly completed in Henan province, and around 80% of the job was done in such provinces as Guizhou, Gansu, and Guangdong.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result was payment or forgiveness, each case needed to be verified and confirmed by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fen-pei* system was still effective and strictly implemented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years. The insufficiency of Yellow River maintenance funds demonstrates that the established fiscal system, which had been rigidly solidified due to inflexibility, couldn't perform and operate normally at the local level.

Keywords: price assistance fund, *fen-pei* (分賠), request for exemption,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Henan province